

# 目录

1. 老狐外传（校园小说，写于初中）..... (2-11)
2. 诺依曼船长（科幻小说，写于高中）..... (12-26)
3. 墓影疑云（武侠小说，写于本科）..... (27-34)



# 老狐外传

作者：牛力

## 第一集

初中众生相 老狐初登场

“郁闷，郁闷啊！”众生循声望去，又是那个整天无病呻吟的陈秋禾，大家不约而同地“唉”一声，又把脑袋埋了起来。“郁闷”此声轻如落地之叶，闷如煮沸之粥。宗示坤捏紧拳头，猛一转身，大嚷：“别说了，我的神经系统都快被你的那句话摧毁了，郁闷细胞占领我的头脑高地，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落地”。上课铃响了，老狐晃悠悠地摇了进来，如入无人之境，讲得滔滔不绝，口水流下三千尺，一发不可收拾。陈秋禾的语言功底较为扎实，耳朵堵不堵无所谓，倒是宗示坤像喝了水银——腹坠，像吃了活性炭——口燥，刚下课便狂奔WC，猛吐HCL。

陈秋禾和宗示坤都是初中某班的学生，提到此班，不得不说这班的领头雁孙叔文。孙叔文从不妄自菲薄，总自称为一代天娇，哦，sorry，是一代天骄，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那么的另类。老狐布置大堆作业，陈秋禾又感叹曰：“人要倒霉吧，喝口凉水都塞牙。”而孙叔文却说：“初中的夜晚竟还有闲暇的时光，令我出乎意料，这点小菜就着饭吃下去不就得了。”“喂，陈秋禾，午夜出去散步怎样？”“有病。”“没病我不会说这句话的，神经质往往是天才的预兆。”“我吐~”陈秋禾作呼啸状，嘴上足可以挂数十个油瓶。孙叔文毫不在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和孙叔文住一起的是韩太活，说话表意不明，思绪混乱，无头无脑，乱碰乱撞。活跃分子任大华、张闻天也是典型人物，各具特色，模仿能力极强且富于创意。还有肩负重包，眼盯手表，大步流星的神行太保李盛慧。这些人都要在后面展开说说。

## 第二集

曹刿论战曰 拖堂报告云

刚学完《曹刿论战》，一部现代版的论战闪亮登场，孙叔文将其杰作展示出来：齐国大将飞虎见鲁国把鼓擂了两通却按兵不动，大跌眼镜。分析有三种可能：No. 1. 齐军中有内奸，以鼓声为暗号；No. 2. 鲁军前有埋伏，欲生擒我等；No. 3. 待我军士气低落之际杀个风卷残云。眼珠刚转了两圈，鲁军袭来，原来已鸣三鼓。飞虎料定鲁军中必有能人，便命士兵且战且退，作撤乱旗靡状。等那位高人站在高处远眺，果不出所料。曹刿悠哉游哉地哼着小曲，手搭凉棚，探头张望。飞虎早已箭在弦上，只听“嗖”的一声，曹刿应声倒地。待会儿呻吟着爬起，鲁庄公勃然大怒，骂道“没用的蠢驴，好在我一眼把你看到底。”曹刿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拔剑自刎。曹刿论战至此终。

孙叔文说关于战争的小说往往把敌方写得没头没脑，以衬托正义方的聪慧，不过虚假也应有个度。这时，神行太保李盛慧眨眼间扑面而来，陈述己见：“左丘明胡乱诌个事就能搬上教科书，凭什么他编的文章都能挤出两个成语来，我的经典美文却四处碰壁？凭什么古人的错别字美其名曰‘通假字’，而我写的通假字叫做错别字，越想越糊涂。”糊糊涂涂的他就走远了。陈秋禾又过来接茬，原来他近日无聊搞了个调查，问曰：“拖堂之时你都干了些什么？”孙叔文口若悬河：“刻字篆书，

画自画像、听 CD、犯困、发呆”。“等等，我全明白了。”“现在才明白，你出生之前我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应该而又不值得明白的事”。孙叔文头也不回地走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 第三集

词曲改编说 孙仁两虎斗

近来班上同学都喜欢改编从小说、电视上看到的逸闻趣事。任大华是活跃分子，自然想牛刀小试。一日他寻得好素材，在黑板上写下“笑傲糗糊”四个字，顿时教室里哄堂大笑，唯有孙叔文瞥了一眼不作声。任大华初试成功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又挥笔写道“笑傲糗糊之天皇巨星——脏鞋油（张学友）”。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宗示坤高呼“高手、天才！”

在良好的形势下，任大华被推为巨星，获得许多荣誉称号。陈秋禾也是个神乎者，自从任大华一炮走红之后，他也从网上下载材料，献给任大华。小任便有了众星捧月之神圣感兼任重道远之使命感。任大华将气氛再度推向高潮，走上讲台来了一段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除臭水，换我一次不倒霉，所有铁杆球迷，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除臭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再多美眉，不会闯进世界杯。”歌声未落，台下已笑倒一片。趁此时机，任大华又改编了刘欢的《好汉歌》：“大家来看球呀，足坛球星参北斗呀，踢球之前一碗酒，说输咱就输，你臭我臭全都臭呀，酒里钱里不回头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流倜傥踢九州呀！”笑声冲天，还引来不少外班来客，场面十分热闹。倏然一人拍案而起，“无聊，全都是些废话！别自命不凡，这些垃圾不值一提！”此人正是孙叔文。笑声戛然而止，气氛仿佛被冻结了，任大华一拱手：“愿赐教。”孙叔文上台大笔一挥，只见“小人——真傻娃（任大华）”。全场哑然，任大华挪回座位，呆若木鸡。

### 第四集

屈居第二位 梦会孔乙己

一日任大华睡昏了头，醒来看表，立刻提着书包狂奔下楼，也顾不得交通规则，骑车连闯三个红灯，风尘仆仆地赶往学校，只差两分钟就要迟到了。一声“报告”，老狐瞄了他一眼，把卷子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自己看吧，你总分和孙叔文并列，但比全年级第一差了 0.5 分，你呀整天揉着惺松的睡眠，搞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心思全不在学习上，还尖子生呢？臭尖子生，有什么用！”任大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尖子还有香臭之分？为了半分就这样大动干戈也不嫌浪费时间？任大华意欲顶嘴，但看到孙叔文也闷在桌上，耳根发红，便知暴风雨来了，欲言又止。“看表几点了？”师问。那两分钟早就溜了。任大华因迟到被逐出班门。他看了自己的卷子，“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在阶级社会里”被画了个圈并向前打了个箭头，扣掉一分。在语文书上类似的金句数不胜数，比如“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点评无非是“精当，起强调作用”。任大华眼冒金光，似乎看到了希望，那得了便能反客为主的一分呐~，不禁想起这样的场景：“茴”字有四种写法——，柜台前孔乙己正用手指蘸酒，教店小二认字。小任上前请教错题，孔乙己瞧瞧小任，搔了两下后脑勺，“怪乎哉，对者也，何故否焉？”孔乙己继续说道：“莫非汝师僵化保守，乃文化转型的落伍者乎？”

既然孔老先生都这么说，任大华自认为能讨回公道，便持卷上前询问，老狐两眼一亮继而黯然失色，喉咙里弄出点声响，斥道：“不行！”“为何？”“需要理由吗？”老狐拂袖转身，讪讪离去。任大华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无奈地回到座位，笑声如石沉大海。

## 第五集

### 失算公开课 老狐妙圆场

“下节课要公开教学了，听说顶级专家来听课呢！”不知谁搞到的小道消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快嘴宗示坤嗓门尤为突出：“哈哈，又要看老狐演戏了。”这话很有来由，原来几次公开课，老狐听别人经验之谈，在学生身上实行“承包责任制”，郑重规定第一题由科代表张闻天回答，其它问题也分别由所谓的好学生回答，并再三强调：没被指定的学生不准擅自发言，以免答错。在被木偶式的摆弄一遍又一遍之后，学生都把答案背得滚瓜烂熟。课堂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老狐被评上了省级优秀教师。而这次没有预演如何上阵，不知老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上课铃响了，十多个气度不凡的人个个夹着听课笔记，神态威严，带着审视的目光坐到教室后排。老狐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照常一声“上课”，而后潇洒地把手一挥，讲起《The Emperor's New Clothes》最后一段。按照惯例，老狐总要让同学们复习一遍新学过的单词。她用搜索的目光在同学们身上扫视，张闻天屁股已离开板凳，准备一触即发。“韩太活”，张闻天落了下來，韩太活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脸迷茫。老狐提问几个单词，得到的是哑口无言，不觉脸刷地泛红。她把话支开，说：“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不要做自欺欺人的皇帝和弄虚作假的骗子，我们要做纯真的小孩，永远说真话。”她摆摆手，高昂地说：“别了，皇帝的新装！”静，教室里静得出奇。两位善于挑剔的评论家情不自禁地发表见解：“这节课虽不大成功，可是它真实！”“恰恰相反，正由于真实，它才显得成功！”

## 第六集

### 太活悲剧帝 考前闲扯淡

课后，韩太活被叫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啪”就是一记耳光，“呆货，我一时口误叫错了你，你也不争气。幸亏我结尾写得比较圆满，足以以假乱真，否则全盘皆输。”韩太活被老狐一桶热水一桶冷水往身上泼，终于刑满释放。刚踏进教室，“阿呆来了！”班上一些同学使劲喝倒彩。霎时九州论坛风起云涌，唇枪舌剑水煮沉浮。韩太活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发虚，昏厥在座位上。同桌狠掐了他几下，他才苏醒过来。

孙叔文从办公室回来，顺便带来一个噩耗：“下节课考试~”“啊？”众生不约而同地一声惨叫。宗示坤哼的一声：“你要酷的时机又到了。”孙叔文说：“你以为我对考试情有独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考试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便纵有千仇万恨，更与何人说？岂能不思‘考’！”宗示坤叹息一声：“唉，我这个变幻莫测的成绩注定了我忽冷忽热的生活。考试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让大家以为学习是为了考试。更惨的是考试要记分，记分要排名，无形间给人与人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随着考试的普及，出现了新的名词——考生。这难免让人怀疑，学习是否单单为了考试？上高中要中考，上大学要高考。考试成了我们的必经之路。难道有知识就要有考试？”

张闻天也凑了过来，“前些天搞什么素质教育，还收了不少素质教育费，我们以为应试教育就要结束了，还欢天喜地地感动了好些日子。没想到雷声大雨点小——”“初三求生技之决胜考卷，上次我得了个匪警（110），希望此次越过障碍台（112），到急救中心（120）去。”小仁虽然已不是笑傲糶糊巨星，说话仍是那味。

“总之，时代在变，考试不变，看你把它当作垫脚石还是绊脚石。随它去吧！”话音未落，雪花纷

飞。凄然也！

## 第七集

### 老狐作业门 小任有点窘

任大华用他的运动表倒计时，下课还有 20 秒。老狐扶了一下眼镜，毫无表情地叫道：“1 号！”“没做。”19 秒！诚实。作业没做还那么诚实。任大华心想：没做作业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是没做作业的是他！18 秒！“3 号！”“没做~”怎么只叫单号，小任的学号是 29 号。交作业是师生间最基本的规矩，老狐更视其为原则。小任擦了擦脑门，不好熬呀。16 秒。“5 号！”“做了。”啊？竟然有人做了。没做该多好，有难同当，受到的压力也小点。可现在，唉——。“7 号”孙叔文：“没做。”孙叔文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在老狐心中的分量是能用心掂出来的。不容易啊！这更坚定了小任坦白的决心。14 秒。老师瞪了 7 号一眼：“还好学生呢？”那眼神分明冒着刺骨的寒气，那话语分明燃着灼人的火焰。好学生落入她手中会更惨。13 秒！“8 号宗示坤！”“做了！”宗示坤其实没做，但迫于压力缴械了，缴出了他曾贴身携带的诚实。8 秒。“15 号”“做了~”“很好！”15 号挑衅地瞥了小任一眼，小任迷茫了。7 秒。“20 号！”“做了~”小任把头埋入双臂，眼睛死盯着手表。6 秒！“25 号！”“没做~”快到了，怎么办？小任开始手脚发抖，头冒冷汗。1 秒。“28 号！”“没做~”“坦白，我决定了。”小任咬了咬牙。下课铃响了。老狐板着脸，拿起讲义就要走了，喃喃自语道：“好班吗？好学生呢？”突然，老狐跨出门的脚陡然缩了回来。小任松弛的心猛地一紧，脖子上冷冷的。“29 号！”老狐破天荒地叫了一句。“没做！”小任条件反射般地弹起，不顾后果。老狐呆了，比韩太活还要呆。

## 第八集

### 听写酷刑候 太活逗老狐

“听写~”这是老狐准备好刑具之后说的第一句话。6 个替死鬼上去了。陈秋禾低吟：“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听写的内容报完了。没有人下来，因为他们不想让老狐心脏病复发。老狐可不管这么多，挨个揪了下去。修改之后，老狐抽出教鞭“唰唰唰”打在韩太活身上，“蛋白质（混蛋、白痴、弱智），低能儿！”“对——”韩太活的死对头拉长了腔调。老狐立刻浑身是胆，把教鞭升级成电棍，扬起电棍劈头盖脸而来。当电棍距离韩太活 0.01 公分时，电棍停住了，老狐问：“你为什么不闪，难道不知道打伤学生要负法律责任的吗？”“当然知道了~”电棍又逼近了 0.001 公分，“你为什么还不闪？难道你想让我坐牢吗？”“可我还没打定主意往哪边闪。”“咕咚”一声老狐栽倒。醒来之后老狐扶正眼镜，又开始回忆第二个该被揍的人。“想起来了！”老狐打了个响指，开始找电棍。“哈哈”韩太活干笑了三声。“笑一声就可以了，干嘛如此动用肺活量？”“第一我笑你的电棍已经被搞短路了，第二我笑你的教鞭已经被扔出窗外了，第三我笑你的眼镜片已经被取下来踩成渣渣了。”“哈哈”老狐也干笑三声，“这三声都送给你~”，说罢一闪身，身后露出 108 个保镖。老狐一关门就溜了，门内的暴力行径一直持续到下课。牙牙也拍着巴掌笑到下课，巴掌都拍红了。牙牙又名暴牙，是反韩团伙的总头目和总策划。他与韩太活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原因就是韩太活呆而牙牙烦呆，而牙牙总想挑明其呆而显示自己没有这么呆，并无利益冲突。瞧，学生间的矛盾就是这么无聊而简单。

## 第九集

### 听写风云散 提问热浪兴

“我听写听写~”老狐摇了进来，眼镜片还没来得及装上。“无聊”孙叔文小声叹道。谁知教室里如此安静，竟被老狐听见了。孙叔文愣了，而老狐没有愣。“能把无聊变得有聊才是本事。”话音

未落，法西斯势力登台了，叱咄声、痛叫声、讥笑声不绝于耳，老狐手软了，五指一松，教鞭掉了下来。老狐手开始哆嗦，弯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教鞭捡了起来，“看你们把我吓的！”老狐掩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老狐累了瘫坐在椅子上，开始提问：“孙叔文，search 在英语课本第几册第几页？”“这样的细节，我——”“站着，张闻天！”老狐是位心理专家，通常学生在想什么、会不会她都能看透。“is 在字典第几页第几行，有几种释义？”“这样的——”站着，下一位！“hello 在这册书中出现了多少次？”可怜的李盛慧“这”字刚出口，就听“站着”。不多会，教室里就她一个人坐着，她又不可能点名让自己站着。老狐拿起教参开始讲解语法，下面人嗡嗡地交头接耳。“坐下！”老狐几乎刚说过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人墙有消除噪声的作用。老狐在上面讲，下面坐着说。老狐敲了九十九下桌子，下面安静了不到一百秒钟。老狐刚要来个河东狮吼，下课铃响了，迫使她张大的嘴又启动了关闭系统。这节体力课把她耗得精疲力尽，老狐尝试着站起来但中途像中弹的靶子一样倒了下去，没有人搀扶她起来，何况她也没指望谁去扶她。上课铃响了，老狐勉强倚着墙壁站了起来，晃悠出了教室，她疯狂地摇了摇头，“真拿这群小鬼没办法，唉！”

## 第十集

### 考前突击练 英语竞赛狂

李盛慧背负着几倍于体重的书包，由于近视，有频率地机械式地伸头看表，迈开大步行走如风，撞上了陈秋禾，“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是坐火箭来的吧~”陈秋禾说话总是一波三折，令人发指。“受不了~”李盛慧一拐弯，绕过陈秋禾继续疾行如风，不巧又撞到了一人，此人正是老狐！“老……老……”李盛慧十根魂柱折断了九根。“我老吗？”“不老不老。”李盛慧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老不老不都一样呢。”老狐从腋下提出一大捆资料放在地上，震得尘烟四起，“把这捆高中资料带回班去，今天做完明天交！”“高中？我们不是初三吗？”李盛慧惊掉了下巴。“超前教育！”“可是一晚上怎么能搞定？”“强化训练！”“有答案吗？”“你当我是白痴吗？有答案的资料到你们手中和垃圾有区别吗？”“有，垃圾还可以回收利用。”“少废话，跟你们这样的人讲话真是累死我了。”李盛慧执行完任务，在班里掀起了狂飙似的飓风，老狐飞奔到场，一拍惊堂木，“威——武——”，“为了应付这次英语竞赛，把这些资料都尽快给我应付完了，如果应付不完，那么——”众生抬头瞻仰此尊伫立眼前的伟大雕塑，眼神深邃得望不到尽头。老狐从此开始了寒武纪时代（寒冷、尚武、无纪），满口是“既然冬天已经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不见风雨，怎见彩虹？”把超负荷的信息硬是往即将爆炸的小脑瓜里灌，学生们整日神经元膨胀，如坐针毡，但老狐的节奏太快了，稍不留神听上两句也会使成绩大幅度提升。但众生仍尝着“劲爆”，喝着“脉动”，打着“玩是孩子的天性”的旗号，哭喊着奔走相告：“怎么办？怎么办！”

## 第十一集

### 竞赛佳绩至 普天同庆之

经过一个多月的地狱篇和炼狱篇，莘莘学子们都祈祷能够升入天堂。终于英语竞赛成绩出来了，孙叔文和任大华名列省赛区第二名，张闻天其次名列第三，其余大小名次不计其数。奖金当然都是给老狐的啦，老狐用食指蘸着口水逐张清点，数完了“大团结”，激动过度，把头往墙上撞，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忘了墙比头硬，撞完就躺到医院里去了，记者媒体蜂拥而至询问其心得，“我视金钱如粪土，”老狐淡然一笑，功名利禄在一笑间成为过眼云烟，“但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人，我喜欢粪土。”

再说任大华把车子都骑飞了，一路上粗犷地爆笑，放荡地浪叫，“安踏运动鞋——飞一般的感觉！”小任亮出了彩屏手机，狠狠地摆了个 pose，“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作主！”车子歪倒了，小任

仍痴痴地笑个没完，把行人都吓了一跳。孙叔文听到喜讯后笑得合不拢嘴，乐得屁颠颠：“我中了，我真的中了！”张闻天上前“啪”一记耳光，“你中甚么了？”“中奖了，中彩了！”孙叔文开始哼着自编的扬州小调：“实力问题焉~噢噢~实力问题焉~”起初人们并不适应，可后来被迫习以为常了，每当取得骄人的成绩，总会大吼一嗓子：“实力问题！”获奖者中最正常的就属张闻天了，他曾和陈秋禾筹划开办“飞镖文学社”，但三天后便自动解体了，从此没了风声。

老狐住院一事传到班中，“Hooray，乌拉！”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整个班被闹得沸沸扬扬。“老狐这样子我们还Hooray，真是铁石心肠。”“是啊，如果我们不把‘忠’、‘义’、‘仁’、‘爱’时刻挂在嘴边，还真把自己当成坏蛋啦~”“啊哈哈~”

## 第十二集

### 组织林立起 大韩也风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李盛慧一唱，孙叔文也跟着哼，哼来哼去倒是哼出个组织来，美其名曰：“第四国际”。起初阵容还挺庞大，后来只剩三人，下面隆重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孙叔文、孙叔文父亲的儿子和孙叔文爷爷的孙子。孙叔文逢人就说自己是第四国际的总干事并介绍该组织的成员，末了不忘加一句：“实力问题焉~”李盛慧退出第四国际后加入了H突击队，此队是广大星际爱好者为了共同打星际而自发组织的有组织有纪律有明确纲领的合法团体。自从政治课上学到了公民有结社自由后，H突击队就日趋完善，张闻天德高望重，担任队长，任大华担任总书记和财政部长，李盛慧坚持享有一票否决权，但牙牙坚决不同意。H突击队曾消亡过一段时间，团员交的费用被小任花光了。后来H突击队再度兴起，小任好不容易才保住了财政部长的位子。H突击队的共同理想是每个星期天一打一打星际，最高理想是中考之后大规模魔兽争霸。为了宏伟的理想，他们忍，忍着学，学着忍。

只有韩太活没有加入什么组织，因为没人愿意牺牲一点收留他，韩太活唱道：“在孤独中，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正他唱什么歌就是玷污什么歌，以他为圆心，方圆三公里的范围内，无人不拼命往耳朵里塞棉花。就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韩太活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大韩帝国，非要把周围的人强行列入朝廷命官，“王大锤，朕封你为爱妃。”结果韩太活被骂得狗血喷头，抹了一下脸上的唾沫星子，毫不计较。接着韩太活又制定了大韩帝国的国歌国旗国法以及君臣之礼，写完后又自觉地在脸上抹了一把。这样，老狐的班被分割为第四国际、H突击队和大韩帝国，其中H突击队尤为显赫。

## 第十三集

### 神出鬼没狐 生不逢时H

下节课是老狐的课，而老狐撞墙躺到医院里去了，所以众生倍感free。任大华问：“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你说了一句话，它啪的一声掉了下来，你猜你会说什么？”在一双双迷茫的眼神和一个个荒诞的答案中，小任揭开了连荒诞都算不上的谜底，“喂，老鹰，你的头露出来了！”别人尚未反应过来，小任早已笑倒了，揉肚子，揩眼泪，大幅度地摇摆。

而此时H突击队正准备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议会，李盛慧用凌波微步遥遥领先，同时不忘盯着刚上紧发条的手表，张闻天带领队员紧随其后，把小任落在教室里。H突击队的队员聚于操场，盘腿而坐，商讨见面礼应如何如何。小任笑了个够，晕晕乎乎转出了教室，“咦？！”一秒钟怀疑，一分钟惊愕，小任惨叫一声，磕磕绊绊地退回教室，一头冷汗，喃喃自语，“老狐竟然回来了，H突击队彻底完了，玩完了哦~”老狐到，哈哈一笑，“怎么？还以为我住院呢？告诉你们，就算我不

舒服，也不能让你们舒服！不就考好一次吗？还不是我教法得当，自以为是个人物，呸！”小任眼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暗中又甩出了一把冷汗。“少几个人上哪去了？嗯？”老狐敏锐的眼光来回搜索，怀疑他们躲在角落里，甚至电风扇上都瞟了一眼。确定他们不在教室之后，老狐一个箭步冲出去，朝操场上一望，瞬即火冒三丈，张闻天正在那演示单刀礼和莲花礼，老狐一声怒吼，H突击队员抱着脑袋窜了上来，剧烈地哆嗦着，整个楼的人都以为地震了。小任唏嘘了半晌，“总算活着回来了。”老狐把H突击队员名单记录下来，任大华被逼供了，H突击队员的命运可就惨喽。

#### 第十四集

##### 抄题小风波 H队遭厄运

“在应试与发展间来回调和，这就像抚琴弄瑟，而老狐是拨动琴弦的人，她弹奏出我们的命运之歌，啊，我不要成为她手下的琴弦，不要啊……”孙叔文踉踉跄跄，自言自语，“荣誉给我带来了什么？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人生的岔路口上，那一回眸，不胜凉风的娇羞~”孙叔文一低头，闷住了，老狐行化如仙，总是在众生抱怨时不期而至。“孙叔文，把这抄在后面黑板上。”孙叔文接过就走，一开抄，叹息声不绝于耳，那场面如同浇了辣椒水的汤，火热火热的。陈秋禾左指右指，“You：左半边；You：右半边；Me：Copy。”孙叔文个子高，挡了个正着，“你以为你是透明的？”陈秋禾连带了几个鼻音，孙叔文毛骨悚然，跳下来把烫手红薯递给了张闻天：“课代表，交给你了。”张闻天本因H突击队的事生闷气，见了老狐的手稿，分外眼红，接过来撕了个粉碎，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中，孙叔文傻眼了，陈秋禾也呆了。老狐走了过来见状，疯牛般地暴跳起来，咆哮着，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地抽搐着。“反了，反了，都反了！”老狐把张闻天桌上的H突击队章程撕得四分五裂，把刚拟定的草案也丢在地上，泄愤地跺了几脚，啐了口唾沫，“什么H突击队，比学习还有用吗？垃圾lè sè！”言罢老狐把H突击队员一一揪上来痛扁并没收了队员刚上交的费用。也就是从那堂课起，提问听写的对象总是H突击队员，受训挨打也成了他们分内的事，老狐毫不留情地拳打掌击肘扫脚踢，使其black and blue，而其余同学则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上课简直就成了老狐施展报复行为的一大工具。

#### 第十五集

##### 韩与牙结怨 张闻天罢工

在老狐的大力封锁下，H突击队土崩瓦解，名存实亡。第四国际也湮没无闻，孙叔文叹曰：“国际组织，国际玩笑乎？哈！我还存在，实力问题焉~”唱毕，孙叔文目光呆滞，双眼聚焦于无限远处。宗示坤总是抓耳挠腮，一如既往地打哈欠、摸脑勺，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陈秋禾潜心进行艺术创作，“我是个天生的艺术家。”他对此毫不含糊，偶尔抬头看看老狐和H突击队员作秀，为他们编编台词，写写剧本。韩太活一边唱大韩帝国国歌，一边嘲笑牙牙——一个勇于牺牲的H突击队员。牙牙纵有千般本领，在老狐面前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他想起了孙叔文说过的一句话：“学生在老师面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老狐很卖力地打牙牙，但牙牙知道老狐的心很疼。下课后牙牙找到韩太活，喊一声：“友谊万岁！”，然后紧紧握住了韩太活的手，好一个分筋错骨手，韩太活也被迫紧紧握着牙牙的手，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同时开始构思下节课怎么嘲笑牙牙使其难堪。上课铃响了，韩太活得救了，牙牙也做好了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受虐的准备。韩牙之怨就如此延续下去，使原本枯燥的校园生活平添了几分真趣。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众生奔波于两点一线之间却不知道学到了什么，学校的职能究竟是什么？类似的问题越来越没有答案，即使有也因荒诞不经而直接略过了。

期末考试，老狐的班在十个班中正数第十，老狐一肚子怒气，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教室，一开口，

飞进一个纸团，老狐硬咽了下去，再一张口，又一个纸团飞了进去，老狐掏出纸团，“谁干的？”话音未落，老狐的嘴又被堵住了，老狐一点也不惊讶，不知从哪拿出一只口罩戴上了。“张闻天，上来听写！”依旧是H突击队的成员。张闻天没反应，好像没听见老狐在叫他，老狐又喊了一遍，张闻天依然没有反应。“难道你想罢工不成？”“是滴，我是这么想滴。”

## 第十六集

### 老狐怀愤走 追悼突击队

老狐嘿嘿一笑，把教案平摊在桌子上，“我开始讲课，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睡觉是最好的选择。”老狐自顾自说着，众生甚是纳闷，把准备好的纸团收了起来，屏气凝神，安静得很。陈秋禾低语：“老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孙叔文接道：“老狐一直都很温柔，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下面开始有议论声，声音愈来愈大，由窃窃私语变为大吵大闹，韩太活和牙牙当众打了起来，老狐一动不动，继续咕叽着语法，手边的教鞭也特老实。牙牙用三级野蛮冲撞把韩太活撞倒，见老狐不管，自觉没劲，便住手了。韩太活掸去衣服上的尘土，伏在桌上打起了呼噜，呼噜声飞出窗外，周围的人又唏嘘了好一阵子。下课了，老狐走了，夹着书本悄无声息地走了。

孙叔文见事情闹成这样，不得不管，找张闻天，他正为H突击队写墓志铭以示追悼。孙叔文无权干涉，接着去找任大华。小任在讲笑话，把孙叔文使劲往外推。孙叔文喟然长叹：“燃烧的火焰已经熄灭，漆黑的灰烬中难寻半点光明，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断没有美的存在，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实力问题焉，噢噢~”“神经病！”李盛慧头也不抬地拨弄着手表。“错，是精神病，谁有精神病院的电话号码啊？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很多很多。”“我受够了！”李盛慧带上手表，大步流星地跨出教室。平台上正在开H突击队的追悼大会，韩太活愁笑着走了过来，“追diao谁呀？”话没说完口水流了一地，牙牙用易筋经打得韩太活恸哭流涕，哭喊着讨饶。孙叔文跳上平台制止，牙牙道：“多管闲事！”又欲用易筋经对付孙叔文，不料孙叔文同是武林中人，一招把牙牙打翻在地。

## 第十七集

### 解私怨班会 反暴牙同盟

孙叔文针对韩牙问题开了一期主题班会——“愿韩牙友谊地久天长”，韩太活向牙牙表示歉意并请求牙牙的谅解，孙叔文顺水推舟，要求两人握手言和，牙牙跳了起来：“给我十块钱，我可以考虑一下！”“我以班长的名义命令你。”“瞧你这样，又耍酷了！”牙牙毫不退让。韩太活真的从兜里掏出十块钱，“钱在这儿，握手言和吧。”牙牙抢了钱往口袋一塞，和韩太活握手，握过就跑到厕所把手洗了十来遍，韩太活却还乐呵呵的。后来不管有人遇到什么困难，韩太活总是竭力帮助。在一个课间，牙牙在走廊上挑起木棒，本无目的地一掌击去，李盛慧一回头，接了个狠的。牙牙见势不妙，走为上计。韩太活扶李盛慧到医院接受了检查。几天后韩太活要转学了，让同学写同学录，牙牙长“唏”了一声，一伸手，“二十块钱！”“又涨价了~”韩太活拍着瘪瘪的口袋，摇了摇头，立刻被牙牙撞到了一边。韩太活走了，牙牙第一个欢呼，也只有他一个人欢呼。孙叔文和韩太活关系不错，很为其打抱不平，便组织了反牙同盟。李盛慧、张闻天、宗示坤由于不满牙牙的列强行径，纷纷加入。孙叔文用铁拐手，李盛慧用排云掌，张闻天用老驴拙别腿，宗示坤用虎咆，把牙牙痛痛快快地教训了一顿，此后牙牙再也没敢当众使用分筋错骨手、三级野蛮冲撞和易筋经，只能闭关修炼，一度进入很虚无的境界，周围全是光。牙牙恨透了孙叔文，成立了一个反孙子联盟，可没人理他，牙牙陷入了被完全孤立的境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最终感情的洪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复仇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牙牙找准时机，使出浑身解数向孙叔文狠狠打去，孙叔文轻轻一闪，牙牙打到了瓷砖，手腕骨折了。救护车美妙的音乐由远及近，缓缓飘来。

## 第十八集

### 老狐怠工日 课堂变奏曲

H 突击队消亡了，韩太活一走，大韩帝国自然就没了，牙牙躺在病床上齜着暴牙，也没有必要成立反牙同盟了。班级的火药味顿消，老狐悠闲地踱着方步，翻开教参开始不厌其详而又小心翼翼地念着，生怕念错一个字。众生做乐意做的事情，英语书都呆在家里睡大觉，英语作业原来一大堆，现在呢？即使布置了也没人交，即使交了也没人改，干脆不布置了。老狐翻过了教参的最后一页，双手托腮：“干嘛呢？”“睡觉！”宗示坤打了个响亮的哈欠。“Good idea！”老狐打了个响指，“开始吧。”众生无睡意，干瞪着眼。老狐见状，心怀愧疚，便提来了录音机，开始播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没有催眠曲了，用这首将就一下，大家担待点。”言罢便投入梦乡。老狐在想什么呢？众生猜度。陈秋禾画老狐的酣睡像，并做了首宝塔诗，“闷，郁闷，很郁闷，生来不逢时，可怜苦心久矣。”宗示坤看着陈秋禾做诗，不时地挑剔，陈秋禾对于宗示坤的挑剔总是做呼噜状，为了表示相互作用力，还把头使劲向后拗了过去。忽然一封信飞了过来，陈秋禾拆信，来自张闻天，关于“飞镖文学社”的。信内容如下：“‘飞镖文学社’自古没有社长，至今仍无社长，此奇怪现象不利于‘飞镖文学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若同意本人当社长，请晕倒；若不同意，请跳楼，最好是自觉的，张闻天拜谢~”看罢，陈秋禾“咕咚”一声栽倒，张闻天拍手称快，“快哉快哉。”

“你说我会不会是 ET（外星人）？”孙叔文用澄澈的双眸瞪着李盛慧。“就你？BT（Bian Tai）还差不多。”“不就是 CS（Change Sex）吗？小 case，实力问题~”然后孙叔文猛地昂起头，“宁可安于苦难，也不愿广有金银财富而拥有一颗冷酷的心，这就是矮子鼻儿的故事，啊哈哈~”李盛慧鄙视地看了孙叔文一眼，“老大，你幽默得太过分了~”然后目不转睛地看表，开始了一课一度的倒计时：“10，9，8……”

## 第十九集

### 老狐被唤醒 发飙人心寒

下课铃把老狐惊醒了，老狐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下节课还是英语课。”张闻天提醒道。“哦，怎么会这样~”老狐又伸了个懒腰，离开了教室。下节课老狐没来，张闻天急了，“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张闻天跑去办公室找人，最后连人带枕头一块找来了。老狐坐下来，头往枕头上靠，又睡着了，还呓语着。张闻天倒吸了一口凉气，眩晕！众生齐声呼喊：“老狐——老狐——”喊到第九十九遍，老狐目似瞑，意暇甚，慢悠悠地说：“叫什么呀你们？你们不是讨厌我吗？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这么拘束，嗯？你们又是罢课，又是折腾，现在怎么不闹了？”不知为什么，任大华眼圈红红的，不觉站了起来，“老师，我……”这是小任第一次如此毕恭毕敬地喊老师。“坐下，”老狐声音虽然不高，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你们中考考成什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睡觉不照样拿工资，熬过一节课是一节课。你们糊弄我，我也糊弄你们，哄来哄去哄的是你们自己~”“老师，给我们上一课吧，我们好空虚，好寂寞~”张闻天紧随小任站了起来。“讲，讲什么呀？我说废话你们能听得进去吗？我对你们缺少了热情，你们把水往火上浇，火能不熄灭吗？这几天你们学到了什么？自己想想！”张闻天和任大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孙叔文：“不该站的都站起来了，该站的还没站起来。”孙叔文承受着灼热的目光，却又想不出站起来应该说什么。“你们把我看成魔鬼，而我又是为了谁？十个班倒数第一，你们还执迷不悟，不思进取。我对你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有任何热情！”老狐摔门而去，众生一颤，心像寒冷冬夜。

## 第二十集

### 活力新老狐 状元孙叔文

孙叔文去找老狐，回来之后发呆，表情怪怪的。第二天老狐精神矍铄地走进教室，点头微笑着向众生致意，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三分钟零二十一秒。老狐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正题，从构词法到时态，从句到篇，系统地全面讲解，深度剖析。众生从未如此注意力高度集中，眼中闪射出求知的火花，手“沙沙”地速记，没有一个人做小动作，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课下老狐让张闻天抄写，张闻天双手接过，相当认真地誊抄，其余的学生仔细看题，小任也不再给别人讲笑话了，班里的风气好得让人无法接受，连老狐也狠掐了自己三下，试图回到现实世界，但睁开眼，没变，一个飞跃！是的，一个不小的飞跃！老狐急忙冲回办公室，免得让学生看见她幸福的泪花。她尽力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即使木雕石像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会为之动容，更不用说活生生的人了。老狐转身回到教室，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响起，在老狐的耳畔久久回荡，老狐也倾注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找回了那个朝气蓬勃的老狐。“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上帝很公平，在临考前的几天赐予了师生最佳的状态和最默契的配合，使他们超越了光阴的飞梭，成为与时间赛跑的强者。皇天不负有心人，下一次月考，老狐的班遥遥领先，状元孙叔文又哼起了：“实力问题焉~噢噢~实力问题焉~”，“V”的手势连续做了五十遍。

## 第二十一集

### 飞镖社走红 孙叔文助力

张闻天光明磊落地成为“飞镖文学社”的社长。陈秋禾任总编辑，并起了个和“Editor”差不多的名字“Edison”。“飞镖文学社”越办越红火，每天收到的信件不下百余封，优秀的作品就投寄给报社，陈秋禾忙得不亦乐乎。

孙叔文见炉火已烧得通红，就趁热打铁，鼓励众生为中考做最后的冲刺，“中考 is coming，千日的苦只为一朝的甜，苦就要苦出个果子来。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在这风雨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孙叔文回忆起了第四国际，便号召同学们加入第四国际，“同学们，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战士，共产主义是我们亘古不移的追求，国际歌也唱出了我们的现状与目标。组建了第四国际，我们就能笑傲江湖、风云必胜！”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除了牙牙，所有人志愿加入第四国际。孙叔文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慷慨激昂，蔚为壮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熊耐儿就一定要实现……”

# 诺依曼船长

作者：牛力

(一)

(简介康翔宇——墨脱县异事——金星轨道内不明飞行物)

公元 2026 年是全民对天文探索热情高涨的一年，天文工作者对不明飞行物的好奇心以及各大媒体对 UFO 争先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文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不明之物自然也就繁多复杂了。偏偏很多好事者钻了这个空子，特意编造了一些弥天大谎，其伪造手段之高明，骗术布局之精巧，令人瞠目结舌。另外，有些人因过于关注离奇的现象而大惊小怪，以至于把镜头上的污点当作不明飞行物，把路灯昏暗的光当作飞碟的光芒，这些都是镜头不作美，竹篮打水一场空，专家们舒心而又放心地做出解释，UFO 事件依旧扑朔迷离。

我是一名天文工作者，是康翔宇的手下。康翔宇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三次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曾受美国宇航局的邀请，搭乘“前进”号航天飞机去修复国际空间站，并在太空完成了一百项科学试验，我——欧阳星空作为他的助手，平日里负责把他的太空旅行和发现翔实地记录下来，辅助他完成科学试验及各项训练事宜，在康首长的书斋“紫云轩”中插上想象的翅膀遨游太空，阅读了大量的天文读物，领略了神秘太空的魅力：两颗行星长相厮守，不离不弃，构成“双子星”的奇观；流星划空而过，用光和热抖出明亮的尾翼，鞭梢一指处熠熠生辉；地球和地磁场指天为誓，永结同盟，地磁场用盾牌挡住了太阳风的轮番攻击，亲眼目睹了地球儿女在自己臂膀的庇护下茁壮成长，欣喜之余，信手撒播一群顽皮的粒子，化作美丽的极光；当地球满怀信任地走入“猎户座”悬臂，恐龙灭绝了，灵长类应时而生，悬臂为银河系打造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智慧星球……

康首长近日决定于 11 月 17 日（狮子座流星雨每年出现的日期为 11 月 16~18 日）和我搭载“神舟十一”号宇宙飞船，进入第四空间。

然而就在 10 月，中国境内的墨脱县发现了 UFO 发射升空留下的痕迹，在天文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这莫非又是好事者们编造的弥天大谎？但现场却特别真实，真实到令人不得不信的地步，相比之下，某些人的伪造手段就望尘莫及了。康翔宇自告奋勇到墨脱考察，他访问了当地居民，他们说当天晚上听到一声巨响，胜似霹雳，接着轰隆隆的响声持续了几分钟，响声和回声交织轰鸣，震耳欲聋。并且有人说隐约看见空中似乎有白色的闪光的梭形物。虽然人在恐惧时心理学时间会延长并容易产生幻觉，但几乎所有墨脱县居民的口供大体相同，可见他们描述的飞行物也许真的存在。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康首长发现在墨脱最大的林区，高耸入云的树木被拦腰齐刷刷地斩断，横躺在地上。林区附近一块平坦的巨石碎成了粉末，飘落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这些都是铁的证据。根据搜集到的人证物证，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结论：1，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 2，它呈梭形 3，它运动速度极快并有坚硬的外壳。至于其他更具体的细节，谁也说不上来。我们一头雾水地回到宇航局，面对上级的诘问，首长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14日这天金星凌日，可是天文观测人员却在金星的轨道内发现了一个与其同向运动的黑点。它不可能是水星，因为这一天水星不凌日，并且太阳系的行星中只有金星自东向西公转；它不可能是彗星，因为它没有彗尾；它不可能是陨石，因为它比陨石要大得多。天文学家无法支招，被迫承认它是UFO，这在学术界和大众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 （二）

### （飞船进入太空——康首长收到宇航局信息）

11月17日飞船如期发射。倒计时开始“10，9，8——3，2，1 发射！”一条火龙腾空而起，发射中心大厅的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船升空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飞船发射成功了！”顿时大厅内沸腾起来，工作人员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飞船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我逐渐适应了太空的失重环境，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放松取代了拘谨，透过透明的玻璃窗看到了生命的摇篮——地球。几分钟前我还只是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而现在却能在太空舱内俯瞰地球，畅想自己在这颗轻纱包裹的晶莹剔透的水球上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曾结识的一人一物，曾抚摸的一草一木。朝阳般明朗的微笑和雾霭般忧伤的暗影似乎已被封锁在遥远的记忆中，如同阵阵破碎的童年，躲在梦的深处。我如同置身于世外仙境，带着不分明感慨与分明的激动，体味这瞬间的心境。约摸过了几个钟头，我正做着科学实验，首长接到一条信息，顿时忧郁和不安溢于言表，这条信息是这样的：

据天文学家推算，明天早晨8：13一颗名为“特敏诺”的彗星将撞击地球。若不设法拦截，它将落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巧明天同一时间，你们乘坐的“神舟十一”号会与“特敏诺”彗星相遇，神舟飞船会被撞成碎片，但可对“特敏诺”彗星起很大的缓冲作用，减少地面上的人财伤亡和经济损失。经反复权衡，我局决定让“神舟十一”号按原轨道照常行驶，拦截“特敏诺”彗星。为了确保你们三位的生命安全，当局邀请美国宇航局派“征服”号航天飞机于明天早晨7：30之前把你们三位接回，请提前做好准备。若航天飞机不能按时抵达，请速与宇航局联络。

“哈雷”彗星曾与地球相撞，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们纷纷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结果却安然无事。因为那次只是彗星的气体彗尾轻轻的扫过地球，而这次却是彗星的彗头与地球正面相撞。类似的事情曾发生在木星上，但木星是液态行星，被彗星撞击后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不久其表面的液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相比之下，地球是固态行星，一颗小陨石都会在其脆弱的皮肤上留下永恒的纪念——一个直径达数百米的大坑。想来“特敏诺”彗星撞击地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首长虽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此时事态严重，不容一丝乐观。首长眉头紧锁，勇敢与坚毅充斥胸中，使其化作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我一直伴随在首长左右，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大家象征性地各就其“床”。我飞到睡袋旁，拉开口钻进睡袋，把绳子系好。一边做着积极的心理暗示，一边想方设法赶紧入睡，但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万般思绪交织脑际，一种无名的力量把我的睡意驱逐得无影无踪。我极力憧憬着美好的明天，默默念叨着：“睡吧，睡吧”，却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 （三）

### （彗星与飞船相撞——康首长一行人获救）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我下了睡袋，来到了玻璃窗前，望着披上蓝色纱衣的地球母亲，她依旧如此美丽，勾起了无尽美好的回忆。蓦然回首，参天大树下落英缤纷，夕阳的余晖洒在通往梦幻国度的花路上，亦幻亦真，轻轻拾起一片花瓣，放飞——插上想象的翅膀，萦绕飘飞的思绪。我回头看首长，他双眸熠熠有神，目光聚焦于无限远处。

我把自己拴在椅子的靠背上，伏案疾书，整理着书稿，我自幼无依无靠，外出闯荡，后来结识了首长，获得了一份十分满意的工作。如今我没有牵肠挂肚的亲人，没有梦牵魂绕的地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我一贯的作风，我乐自己之所想，乐自己之所为，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吗？况且人在地球上诞生，是茫茫宇宙的匆匆过客，几十载的风雨征途不过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征途中一个急转身，永久性地步入苍茫天穹，再自然不过了，何必担心呢？我整理完最后一份笔记，“几点了？”这是首长的声音，我看了下电子表，“坏了，7点40了，我真希望自己曾把这该死的东西拨快过。”我狠狠掐了一下胳膊，使劲摇了摇头，定睛细看，还是可恶的7:40。适逢宇航局又发来一条信息：航天飞机因故障推迟发射时间，将于八点到达，请三位耐心等待。这是个扎满荆棘的“定心丸”，又把我们向悬崖的边缘推进了一步。康首长黯然神伤，他的眼睛如同深邃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我信手拈来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随意阅读起来。虽然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关键时刻神情自若依然能体现金刚之意志与信念。时光一分一秒的流逝，八点钟已经到了。紧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无限的悲痛隐含在沉默之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后的每一刻，我们都可能被瞬间推进死亡的深渊，甚至于一看到“特敏诺”彗星的影子，我们就会被毫无悬念地炸得粉身碎骨。我做着深呼吸减缓心跳的速度，用贝壳包住珍珠的熠熠光辉坠入大洋之底，也算一种幸福吧。生活就像泡茶，缥缥缈缈的红晕在茶烟中冉冉袅袅望空升腾，展开枝的茶叶在杯中沉浮不已，一丝清甜，一丝苦涩，全在茶水中微微荡漾开来。时至今日，我才品尝到那一丝沁入肺腑的苦涩。没有失去便没有珍惜，地球上的美好时光未能好好把握，现在想来追悔莫及。

此刻已是8:10。

突然，我发现窗外有个黑点自远及近，愈来愈明晰了。那是一个梭形的庞然大物，两侧亮着数盏灯宛若星光灿烂，外壳闪着银白色的光泽，它的前部伸出两只十几米长的机械臂，如同虾蟹用来发动攻击的巨螯。“莫非是UFO！”我情不自禁的喊了起来。首长惊愕地瞪圆双眼，似乎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眼前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猛地一把拽住我，火速奔出舱外。

那只“巨蝎”也有所回应，把左螯伸展过来，我们毫无耽搁地爬了上去，巨螯在其侧板上滑动，之后旋转180度，把我们送到一个舱门前，忽听身后一声巨响，只见“特敏诺”彗星的尸骨和“神舟十一”号的残骸四处迸溅，我们刚刚搭乘的宇宙飞船燃成一团熊熊烈火，用最热情的方式向我们告别，逐渐消失在漆黑的天幕中。首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神舟十一”号的残骸消失殆尽，庄严地目送其走完最后一程。他缓缓舒了一口气，却又迅速收敛了初绽的笑容，拉起我的手，示意我看表。我低头看表，此时正是8:13。

（四）

（麦加的朝觐者）

一片白云悠悠飘过，轻轻打扫着洁净的蓝天，麦加的天空像一块不知用什么方法清洗过的蓝宝石，澄澈透明，让人有种掬把蓝天洗脸的冲动。一位周身披着黑纱的妇女来到麦加大清真寺，寺中心的圣殿是庄严肃穆的天房，有赤金铸造的金门和黑色的丝绒帷幔，帷幔上用银丝绣着“古

兰经”。天房外东南方的墙上竖立着一块黑褐色的石头——玄石。它是先知的遗物，专供朝觐者吻拜。

这位妇女脱去黑纱，披上白布，赤脚穿着草鞋，绕天房转了七圈，然后来到玄石旁，亲吻圣石。之后合十双掌，俯身贴地，似在聆听大地的教诲。可是大地无声，苍天无心，这位从巴格达流浪至此的朝觐者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着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她丈夫本是伊拉克的科研人员，但在伊拉克战争中被迫出逃，迄今下落不明，大儿子在巴格达保卫战中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胸膛，高昂着头颅以战士的姿态倒下去，壮烈牺牲了。那时她的小女儿才满三岁，却在后来家园沦落，颠沛流离的途中与母亲失散了。如果小女能侥幸存活，并被一位好心人收养，哺育成人，现在应该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可苍天无情，谁又能保证当初幼小的她不受伤害呢？朝觐者想到这已悲痛欲绝，即使小女儿还活着，她能记起他不幸的母亲吗？她能像她母亲一样，虔诚地保佑父亲有朝一日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平安地回到家人身边，载着他的爱和不幸归来吗？

这位朝觐的妇女极力抑制内心巨大的伤痛，默默祈祷着：“愿真主保佑我的丈夫——诺依曼还活着，能平安归来；愿我们的小女儿还活着，最好是健健康康，快乐幸福的活着。愿真主保佑我们家人，阿门！”夕阳已经西斜，她仍然长跪不起，默默祈祷着，一个孤苦的身影融入了如血的夕阳。渐渐的，天幕垂闭，湛蓝的天色完全被黑暗取代了，她显然已忘记了时空，遗忘了自我。

突然，来自天际的响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她举目望天，竟看到了罕见的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已在16日降落，此次流星雨并非狮子座流星雨，而是由于“特敏诺”彗星的残骸四处迸溅，穿越大气层时因摩擦生热发光，恰巧落到麦加上空，形成壮观的“特敏诺”流星雨）。只见无数的流星划向四面八方，几乎没有空隙，有的比金星还亮，有的比卫星还大，宛如大片发光的雪花，纷纷飘落，每一片雪花就一颗亮晶晶的流星。朝觐妇女激动不已，两行清泪声声滴落到冰冷的地面上，她望空对着流星许愿，流星照亮了清真寺的尖顶，也照进了这位朝觐者的心灵。

## （五）

### （初识诺依曼船长）

舱门缓缓打开了，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仍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门，门内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正在冲我们招手，不久玻璃门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老人示意我们脱下宇航服，卸下头盔，我们呼吸到的气体和地球上的一样清新。老人微微一笑，递给我们三双磁轮鞋，穿上后脚可以和地面保持接触且行走灵巧自如，十分舒适。更让人惊讶的是，老人竟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地球人，我是这艘飞船的管家，船长现在要见你们，请跟我来。”舱内有一条明亮的走廊，两侧房间上挂着牌子，“问天阁”“储气室”“蓄水池”等等，陌生但不费解。

很快便到了船长室，推开门，船长正襟危坐，约摸四五十岁，精神抖擞，瘦削的面庞，冷峻的目光，鹰钩鼻子，双唇紧抿，神情冷漠，似乎傲然不可一世，见到我们，竟不肯扯动嘴角，装出一个笑容来。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们一番，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康首长身上，首长把我们三人的身世经历，登上“神舟十一”号的原因以及事故的前因后果详细描述了一遍，可船长好像没听见，又好像根本没听懂，老人让我们用其他语言再讲一遍，我就用英语把首长的话重复一遍。半晌，船长发话了：“你们的到来在我的预料之中，你们刚才用汉语和英语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大致相同，我可以相信你们。但关于如何对待你们，我始终犹豫不决，我不想和陌生人打交道，而你们的到来扰乱了我的生活。”

“但我们不是故意的。”首长说。

“你们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救你们却是故意的。几分钟前是我下令击毁了美国的航天飞机。而你们是恪尽职守的勇士，我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受良心以及怜悯之心的驱使，我决定搭救你们。其实，对你们置之不理也是我的权利——”

“但那是野蛮人的权利，不是文明人的权利。”

“是的，然而我已与世隔绝，出于自我保护，我不希望地球人知道我的任何信息。自你们踏上这艘飞船的一刻起，你们注定要和我们结下不解之缘，安心的生活下去，任何非分的妄想都是徒劳的。你们现在随遇而安，对我心存感激，但不久你们便会厌倦太空生活，想念地球家园，盼望与亲人相聚，开创未竟的事业，这些是必然的。到那时，你我可能意见不和，甚至反目成仇，拼个鱼死网破。我这样做下了很大的赌注，甚至于在身边埋下火种——一种潜在的威胁。但我的良知战胜了我的先知，只要你们能安心的同我们一起畅游太空，你们就是‘银梭’号上最尊贵的客人。”我们方知，这艘飞船名唤“银梭”号。

“船长，我最不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击毁美国的航天飞机？”首长问道。

“你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吗？”

“第二次海湾战争？”

“正是，此一时，美国曾把萨达姆奉为上宾，把伊拉克武装到了牙齿，彼一时，美国剑拔出鞘，弓拉满弦，铁了心要把萨达姆赶下台。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和伊拉克建立了牢固的盟友关系，对其鼎力相助，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打响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致使伊军土崩瓦解。美伊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断上演，直至2003年美国磨刀霍霍向老萨，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出师之名并不像布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如果说解除武装是对伊动武的直接缘由，美国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则在于通过征服伊拉克来统治整个中东地区，通过控制海湾石油钳制全球经济，通过主导中东进一步谋求全球霸业。伊拉克战场成了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百姓惨遭涂炭，除了战死，伊拉克人们还要承受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癌症患者日益增多，畸形儿的出生率大幅增加。即使在经济制裁的相对平时时期，伊拉克也会有130多万人因缺医少药，营养不良而死亡。伊拉克人民的呼喊呻吟虽无力阻止战争，却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控诉！我恨美国，恨霸权，因此只要我有了实力，有了机遇，就会对美采取毫不留情的报复和制裁。我已经抓住机遇击毁了美国的一架航天飞机，以后我还会捣毁国际空间站，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首长朗声对答：“但报复会使仇恨加深，给仇恨上锁，冤冤相报何时了？正是复仇主义情绪高涨，纳粹分子走上了近乎疯狂的绝人之路，屠杀300多万犹太人，毒死了多少无辜的不幸者？但纳粹阵营的败局不可挽回，希特勒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头对自己扣动了扳机，千夫所指的墨索里尼最终曝尸街头。如果你任复仇的火焰滋生蔓延，终将玩火自焚，死而不得其所！”

船长脸上的肌肉抽动着，没有愤怒，没有抱怨，只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康首长，如果有人杀害了你的亲人，你会怎么做？会将这笔账一笔勾销？会将此事当成陈芝麻烂谷子抛在脑后不再过问？会心安理得地坦然上路继续欣赏沿途美丽的风景？事非经过不知痛，我不想让宽容沦为麻木，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首长轻叹一声，不久便告辞了。老人听船长交待几句，便带领我们来到了名叫“清真斋”的房间前，“这间屋本是船长的书房兼休息室，刚才让人清理一下，准备了几张床铺，当作你们的下榻之所吧。”在首长向老人道谢之际，我走进了“清真斋”。书柜，展览柜都被清理得一尘不

染，展览柜中存放着各国各个时期的钱币古董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稀罕物，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中国古代的字画，每一件藏品都价值连城。书柜中有各种语言的科学文学书籍，可见船长随意抽取一本都可以很顺畅的阅读。突然我发现，书柜上赫然写着“Naiman”（诺依曼），下面镌刻着一行清晰秀丽的小字“平生失重宇，寻美自在行。”诺依曼可能就是船长的名字，至于那行话，我暂时的理解是：平生迷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寻找美国的航天飞机或空间站自行报复。

## （六）

### （银梭号的来历及秘密）

次日老人早早地叫醒了我们，转达船长的计划：带领我们参观“银梭号”，并向我们介绍其内部构造及工作原理。老人告诉我们：“我叫托尔赫。这艘船上过去有三个人会讲汉语，船长，我，还有一位是你们尚未见面的驻伊华人——陈国栋，他也是以前‘银梭号’上唯一的中国人。”

话音未落，有人推门进来，此人正是陈国栋。他用异样的眼光扫视我们，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只是和我们简单地寒暄几句就离开了。这次碰面虽然短暂，他诡异的笑却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们来到船长室，船长表现了同昨日一样的冷漠，只是淡淡地说：“你们已经不是‘银梭号’上的匆匆过客，而是我长久的客人了。大家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因此你们也必须认识‘银梭号’上的成员，熟知‘银梭号’的构造功能，这对大家都至关重要。”他清了清嗓子：“我是‘银梭号’船长——诺依曼，你们可以叫我诺依曼船长，这是我的管家——托尔赫，克什维是飞船的驾驶员，是当之无愧的二把手。我们船上现在共有13名成员。”然后他拿出一卷草图，展平后是‘银梭号’的剖面图。稍后，船长带领我们按照图纸，详细参观了“银梭号”。

参观完毕，首长问到：“船长，你说银梭号与世隔绝，但你们的食物衣服，生活用品都来自地球，空气也须到地球上更新。看来，你并没有真正的与世隔绝呀。”

“是的，地球上我的兄弟，银梭号会每隔一段时间将落在天坑（天坑位于中国四川省境内，四周是连绵突兀的群山，人迹罕至，属于洪荒之地），他们负责往天坑底部运送物资。银梭的降落、发射、物资交流都在夜间进行，不易被人察觉。”

“你的兄弟难道不会泄密？”

“当然不会，他们是我的莫逆之交，守口如瓶。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我们也只得返回地球，开始新的生活，并要炸毁‘银梭号’，让它成为永不为人知的秘密。”

“诺依曼船长，你难道忍心割舍‘银梭号’？”

“为人为己，我都必须这样做。‘银梭号’是我的骄傲，它可以载着我远离尘嚣纷扰，实现平生夙愿，遨游神秘太空，探索未知的秘密，过着清静新奇的生活。我爱它就像爱我的孩子——”诺依曼船长说到这，停住了，眼中闪过苦痛和忧虑。

我突然想到了船长书柜上的那行字“平生失重宇，寻美自在行”，“寻美”可能也指寻找太空中的美妙胜景吧。我向船长提出了我的疑问。

“‘寻美’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领略宇宙的神奇，感受自然的造化，其二就是向美国复仇，捣毁它的国际空间站。”

“可是既然寻美，为什么不让美更纯粹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太空布满杀戮的血腥，充斥恣意的霸行呢？”首长试图再次劝说。

“我已经说了千百次了，美国是一位得不到尊重的世界领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充气筏子，是一只盘旋中下降的鹰。我的故土飘零破碎，沦丧铁蹄；我的同胞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我的妻子儿女，要不战死，要不下落不明。对美国为什么要仁慈？有人满口‘正人君子’，时刻不忘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那副伪善的嘴脸。有些人太虚伪，太狡猾了，打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旗号还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给自己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投放活食诱捕野生名贵物种，为了让上帝顾客一饱眼福。如果一只蚊子落在他们脸上，他们会视而不见，任其生息繁衍吗？当然不会。蚊子是害虫没错，但‘益’‘害’只凭人的主观感受与判断。人信奉基督，叩拜佛祖，可人类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唯一主宰！没有绝对的公平，没有绝对的仁慈，复仇的血腥也许并不美，但我知道有一种美叫做和谐，而美国就是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

“看来，船长还是未能明白生活的意义啊。”我打着鼻腔捍卫首长的观点。

“生活的意义？哼哼，有谁能理解生命的真谛？尼采因其爆炸的思想迷失本心，为保护一匹马被马夫抽死了；苏格拉底想当一只叮醒雅典这匹纯种马的牛虻的愿望最终破灭了；黑格尔也在孤独无助中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牛顿是时代的巨人，可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它的锅，它的经典力学统治了几百年便不再经典；爱因斯坦很有才，但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统一场的研究；霍金深不可测，但他的弦膜理论简直就是疯子的谰语。纵观古今，多少中外文人墨客也加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但论点无非就是：人要为精神活着，坦然地面对死亡，珍惜幸福的每一瞬间，用思想的宽度泽被后世。这些观点只摸了摸表象的鼻子，后人所谓的新颖观点不过是前人的翻版和套作！现在人们尚有值得骄傲的文明，但五十亿年之后，太阳爆炸，地球毁灭，如果届时还不能完成外星移民的计划，所有的文明都将不复存在。把问题考虑得足够深远，如今一切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个人微不足道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人身处‘庐山’之中，不可能走出思想的迷宫。我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也不会有谁真正的大彻大悟！我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依旧可以把生命燃烧得像纯酒精一样不留丝毫渣滓，我要击毁美国所有的通讯卫星，让它的通讯系统全面崩溃；我要投放陨石，把美国地表砸得凸凹不平，布满窟窿；大不了，我怀着满腔怒气带着‘银梭号’一头撞向美国的核武器库，让这个下三烂的坯子载着它的骄傲见鬼去吧！”

首长镇静的听着，保持沉默。片刻寂静之后，“以后我还会向你们介绍‘银梭号’的其他信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首长冷漠地冲我们挥了挥手，托尔赫便带着我们离开了船长室。

回到“清真斋”，想着‘银梭号’，回想诺依曼船长的一番话。我不禁感叹‘银梭号’真是人类亲手创造的奇迹啊，诺依曼船长虽然冷漠无情，不招人喜欢，但他非凡的才华、雄辩的口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银梭号’终究未能彻底摆脱地球，地球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牧场，是我们的万源之源。人类纵然能登月，探测火星，建立国际空间站，但都无法离开地球，人和地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更不可能征服自然。难道爬到山顶插面小旗就叫征服高山？难道历尽艰险涉过一片汪洋就叫征服海洋？人在登顶途中就被山的巍峨磅礴征服了，在涉洋时傲慢的气焰也被惊涛骇浪吞噬了。依我看，若一个人侥幸穿越了沙漠，就应该归在沙漠边缘，虔诚的合十双掌，感谢大漠让它通过；若一个人能暂时脱离地面翱翔太空，就应怀着感恩之情，心系地球万物苍生。我想，诺依曼船长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击霸权之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忍视那些善良的地球居民再遭铁蹄的践踏吧。

(七)

(两大疑案都与银梭号有关——陈国栋劝康首长造反夺船)

为了测量各天体间的距离，诺依曼船长在“银梭号”头部安装了感光器，测量收集变形的视星等和光度变化周期，从而计算距离。不仅如此，各星系内部行星间的距离满足一定的关系，譬如太阳系九大行星和小行星带间的距离就满足提丢斯——波得原则，据此也可算出航程。再加上“银梭号”超乎想象的速度以及相对论的理论支持，“银梭号”在一年内依次光顾了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太空中中子星的脉冲周期是无比精确的时间量度)

整个旅程对我们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托尔赫是我们的义务讲解员，使我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头脑也愈益充实。托尔赫很随和，平易近人，这一点与船长大相径庭，我们与老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口中我们得到了更多“银梭号”的信息。诺依曼，原名诺依曼，伊拉克巴格达人，本是天才的科研学者，精通各门科学，在国内声望颇高，在伊拉克战争中被迫逃到新西兰的科隆群岛，设计了“银梭号”，并让全世界各大公司生产其零件，运至科隆岛。后来他找到托尔赫这批人，结为生死之交，组装成“银梭号”并在一天夜晚发射升空，开始了漫长的太空旅行。

我们还知道，原来11月14日在金星轨道内的黑点就是“银梭号”，他高纯钛的外壳足以承受来自太阳的温度。“银梭号”也不是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落入天坑，一次因为克什维驾驶失误，“银梭号”于10月落在墨脱，从城镇上空掠过，闯入一片林区，最终落在一块巨石上，后发射升空，第二次降落方到达天坑。

在神舟十一号之前在学术界和大众界引起极大轰动的两起疑案竟然都与“银梭号”有关，命运还是巧合？谁也说不清楚。命运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昔日，我们仰望太空，对金星轨道上的黑点困惑不解，对墨脱事件也只能做出大胆的假设，可喜的是当初的假设和“银梭号”的情况基本吻合。我们当初没想到的是，它不是UFO，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一位生于地球、长于地球、却凌驾于地球之上的天才的杰作。我们没有想到会有一位冷峻的诺依曼船长操纵着“银梭号”创造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神话。我们曾有无尽的遐思、无尽的向往，而如今，我们阴差阳错地来到此船，有幸作为客人参加曾经求之不得的旅行，幸福感却日渐淡褪，愈演愈烈的是对故土的思念。正如古人对月亮充满美丽的幻想：嫦娥，吴刚，桂树，玉兔，蟾宫——可登上了月球，人们才发现这也有尘埃，渣滓，和地球上一模一样。生活中总有一座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却找不到入口，城里的人想出来却空余遗憾。多少人毕其一生都不能实现登天梦想，而我们身处奇境却千方百计出逃，纵然胜利逃出，我们也会愧对诺依曼船长，愧对曾经的誓言，倘若我们安全返回地面，我们会守口如瓶，让UFO成为永恒的谜，让人们陷入人类自己挖掘的陷阱无法脱身吗？我暂时给不出一个答案。罢了，别想它了，珍惜眼来之不易的旅程吧。

银梭号降落到火星上，这是个极其荒凉的世界，红云赤土，许多环形山，最高耸的是奥林匹斯火山，到处是蜿蜒曲折的干涸河床，到处是大小不等，一望无际的碎石块，到处都覆盖着铁锈红色，真是名副其实的“火星”。难道这里真得有生命迹象存在？尽管火星和地球最为相似，但我不敢相信这里在几万年，甚至几亿年的时间里会有生命出现。我们本想亲自踏上火星，使其留有人类的足迹，诺依曼船长却不允许我们出舱。无奈之下，我们匆匆告别了火星。

木星和土星是行星中的巨人，并可能在内部进行着剧烈的热核反应，它们强大的引力可以把卫星的内核熔浆撕扯出来，喷射出高达数百公里的熊熊烈焰。面对它们巨大的威力，我们当然不敢轻易靠近，说是近距离观察，也只是在相距很远的地方遥遥相望。并且木星和土星都有美丽的草帽似的光环，密密麻麻的环组成了一张等待宇宙聆听的密纹唱片。但美丽的光环确是由冰砾和

石块交错构成，是天然的小行星屠宰场，如果“银梭号”胆敢擅自闯入，杀身之祸恐怕在所难免。于是，我们绕过了木星和土星，奔赴遥远的天王星，望着带有靓丽大红斑的木星，我们感慨颇多，原来宇宙中也有看似诱人的温柔陷阱，美丽的背后竟是凶残杀手。我们畅游太空寻找瑰丽壮观之美，却发现了比美更复杂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观摩星体精美的照片，听老一辈人讲述那些美丽而遥远的传说，自然不会有上述感受。什么是美？美难道只取决于内心的感受？如果我们看见一堆粪土，肯定会掩鼻作呕，但它在屎壳郎的眼里却是无比美丽的。行星状星云很美，但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太阳的行星状星云。难道美和利益有必然的联系？改用某名人的话，没有不变的美，只有不变的利益。看来，“美就是和谐”已经远不能囊括世俗美的含义了。而超脱万物的空灵之美只能由一颗感恩的心，一双澄澈的眼睛去发掘了。然而世间有谁能够永远空灵？也许是虚幻的梦境，也许是短暂的幻想，也许是暂别喧嚣后一种莫名的冲动。人倡导精神，却必须物质地活着，即使有人能像彼得潘那样自由快乐，翱翔云间，但一旦翅膀不在，他便无法继续云端的舞蹈，重重跌落于尘埃之中，时钟的指针又拨回到从前。乱尘渐欲迷人眼，空灵之美何处寻？

在“银梭号”登陆冥王星钻取水源时，陈国栋趁托尔赫不在，找到我们，同我们商议如何返回家园。他表现出对太空生活的厌倦，言辞很有煽动性：“你们不懂得什么是故乡，不知道故乡是什么样的味道。在太空呆了这么长时间，故乡是音乐，是舞蹈，是海浪，是清风，是天堂，是仙境——你会发现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自己的亲人，随便抱着故乡的一棵树都会毫不犹豫的叫上一声娘。甚至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和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你也想把他们紧紧拥抱，不再放手，我死也要死在返乡的路上。”

“你的感受和其他船员说了没有？”

“其他船员？他们和诺依曼是一条心，全然不顾我的感受。”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和诺依曼船长结为生死之交，踏上银梭号呢？”

“都怪我当初太无知，当时我是个客居伊拉克的华人，周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地球像枷锁，像牢笼，像火焰山，像沼泽地，像魔鬼的绊脚绳——我巴不得早点离开那个鬼地方，所以就——”然后他对我们宣讲如何发动内乱，夺取“银梭号”的控制权。

“但是具体步骤和可能后果你都准备好了吗？”对于他大胆冒险的想法，我们虽然想回到日夜思念的地球，也不敢断然决定。不一会托尔赫回来了，陈国栋便怏怏地离开了。

(八)

(攻击国际空间站——回天坑埋葬死者)

离开冥王星，“银梭号”急速返回地球，因为太阳周期为9~14年，不久，十年内最严重的磁暴将要爆发，美国的通讯设备将遭受重创。诺依曼船长按照他的原计划，准备趁虚而入，捣毁美国的国际空间站。

康首长试图进行最后的劝阻：“诺依曼船长，读一读宇宙，念一念时空，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一切怨恨都会荡然无存，寄身于天地之间，不仅要有小聪明，还需要有大智慧。”

船长厉声反驳：“美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对其恨之入骨，把美国颠覆尚不足以解我的心头之恨，更何况，我就是个饱受苦难的伊拉克人，”他顿了顿，“伊拉克战争中，我和妻子分离，和刚刚三岁的女儿失散，我的大儿子在巴格达保卫战中喋血沙场。唉，其实，我觉得美国不仅可恨，而且可笑，它侵略别的国家，每占领一地总是尽显疯狂，经济制裁，政治压迫，文化侵略，想把战败国的人民变成奴隶给他当牛做马。唾沫可以把他淹死，零星抵抗也能造成重创。战争是丑恶的，无法美化的，但赤裸裸的侵略未免太可笑了。如果他每侵占一地，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安定人心，积极发展生产搞建设，在尊重民族，尊重人权，不改变原有的风俗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慢慢介入，逐步把大权融入我手。他得到的就不是一段枯木，而是春意盎然的向阳花木。这是辅政，美化后的侵略，比赤裸裸的侵略要好得多。再说了，侵略意味着什么？权力的法杖，至高无上的宝座？可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瘟疫，霍乱，海啸，地震，火山，龙卷风……美国又有什么能耐把疾病绝灭，把天灾降伏？有谁能真正告慰那些在灾难中不幸罹难的亡魂？美国无能，无能到了打一家人的地步；美国不才，不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朋友，不把真正的敌人看成敌人。”

“也许错误不在美国，而在权利。金庸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千百年的物质生活虽有极大的改变，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存的种种方法却极少改变。’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李自成进京后迅速腐化，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显得黯淡无光，从宫廷到江湖，‘权利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利趋向绝对的腐败’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魔戒》中只有小矮人能抵挡魔戒的诱惑，可当小矮人站在悬崖边缘，即将把魔戒投入熔浆的刹那间，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原本坚毅澄澈的目光闪射出贪婪的邪念。他把魔戒紧紧地攥在手中：‘The ring is mine.’。这一幕撼人心魄。”

“哼哼，如果说强大就是权利，权利等同于腐败，你们中国口口声声说永不称霸，难道就是希望永远不再强盛起来吗？不仅是权力，一个创造物质奇迹内心却极为卑劣的民族，一个贪图利益、妄图通过战争拉动经济的低贱领导人……”诺依曼船长的话掷地有声，他猛地收住了，忿忿地转身离开，抛下一个远去的模糊背影。

没有人能阻止诺依曼船长，他捣毁了国际空间站，用激核手枪射毙了其中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有一名“银梭号”成员在袭击国际空间站时不慎失足坠入太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由于更换物资和哀悼死者的需要，“银梭号”下到天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银梭号”落入天坑。船四周的兰可夫灯亮了起来，黑魆魆的坑底豁然明亮，我们看到了直径达几百米的坑底边缘堆满了各种生活物资，借着灯光，我们还看到了一条条绳索从坑顶垂下，一直垂到坑底，大概船长的地球兄弟们就是沿绳索攀援而下，把物资放到指定位置，然后离开的吧。

诺依曼船长用白布裹起死者生前的衣物，小心地用双手捧至一个檀木盒子里，一行人缓缓地挖坟坑，铁锹在石灰质的地面上碰撞发出响声，溅起火星来。目睹此景，我从未这般激动，有如此强烈的念头涌入我的脑海！墓穴渐宽渐长，足以容下死难者的灵盒，诺依曼船长走上前，将檀木盒子放进墓穴，交叉双臂，放在胸前，所有的船员都跪了下来，做祈祷状——首长和我也虔诚的鞠了躬，坟墓被碎石掩盖起来，微微隆起一个坟头。诺依曼船长和船员站起身来，屈膝伸手，作最后的告别，我留意观察了诺依曼船长，闪亮的泪花正在他的眼眶中打旋，突然，他用发抖的双手遮住面庞，跑回了太空舱。大家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运送物资，准备下一阶段的旅行，一段时间后便陆续回到“银梭号”中。

(九)

(陈国栋被捕——绘制纳斯卡巨画)

这时“银梭号”的驾驶室出现操作故障，克什维通知大家耐心等待，一面进行紧张的抢修。船长独自一人在船长室内默默哀悼，其他船员也回船手室休息去了。坑底空无一人，灯还亮着，并且出于更换空气的目的，舱门一直是打开的。

我不禁冒出了逃离“银梭号”的念头，现在可是个绝好的时机啊，和地球的亲密接触总能触动人的情思，梦寐已久的家园似乎就在眼前了，这个机会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在心理上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也许成败在此一举，我看了看首长，首长还是摇了摇头：“这样做太冒险了，陈国栋不是急切盼望回乡的吗？他应该注意到了眼前的机会，为什么没有行动呢？”“要是他改变想法，准备继续太空旅行呢？”“不可能，上次他的言语如此煽情，决不会是违心之说，他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消回乡的念头。”“他可能像我们一样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静观待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可能性最大，即使他不立即潜逃，也应该来找我们商量呀。”“也许上次我们表现得太冷漠，他对我们心灰意冷了。”

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了，我们立刻收起话茬。此人是托尔赫，他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看似恼怒的咒骂着：“可恶的叛徒，该死的叛徒——”我浑身一震，惊出一身冷汗，偷偷瞟了首长一眼，平日里镇定自若的首长也有些惶恐不安。

托尔赫径直来到首长身旁，愤怒说道：“陈国栋那个可恶的叛徒，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听到这话，我真有种劫后重生的喜悦，极力遏制住内心澎湃的波涛，好奇地问道：“陈国栋怎么了？”“陈国栋竟趁着没人，到储物舱中往食物上投毒。幸好我去清点物资，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阴谋。他竟想把我们全都毒死，然后霸占‘银梭号’。”“太可恶了，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我捏着拳头，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首长反问道：“他想霸占‘银梭号’？”“是的，他已被逮捕了，交给了诺依曼船长。”这时，克什维通知我们驾驶室已修理好了，“银梭号”将马上起飞，离开天坑。

托尔赫走后，我和首长相对而视，心里真不是滋味。潜逃计划泡汤了，但幸运的是没露出什么破绽。陈国栋的“思乡说”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利用我们思乡的心理怂恿我们发动叛乱，如果当初理智的堤坝被情感的洪水冲垮，我们就会成为他手中的棋子，先被他利用，再被他无情的除掉，成为他疯狂追求“银梭号”统治权的道路上的牺牲品。真相终于大白，西洋镜被戳穿，陈国栋的阴谋浮出水面，我们在暗自庆幸之余也不免心怀一丝失落感。

后来几天，首长和诺依曼船长提到了纳斯卡巨画之谜，船长露出极为不屑的神情，“这算什么奇迹，我一人就能画出来。”他给克什维下了条命令，次日晚，克什维驾驶“银梭号”降落在秘鲁南端的沙漠上，用一对巨螯绘制了许多复杂的图形，其中包括“银梭号”的外观图，为纳斯卡巨画添上绚烂的一笔，也为这个世界奇观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纳斯卡巨画究竟是何人所做，为何而作，始终是困扰纳斯卡爱好者的一大难题，而诺依曼船长的壮举莫不令人啧啧称赞。古代的纳斯卡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当代的纳斯卡却是当代好事者的恶作剧。

我们对诺依曼船长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钦佩、敬畏等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事尽量只和托尔赫老人交流。

(处死陈国栋——银梭号遭遇意外)

绘制纳斯卡巨画之后，诺依曼船长已不满足于太阳系了，他枪毙了陈国栋，弃尸太空，然后下令飞出银河系去观赏系外奇观。遥远地回望银河系，它的形状很像一种运动器材——中间凸，四周薄的大铁饼。中间的银核被稀疏离散的银晕包裹着，四条螺旋状的悬臂对称地从核球两端伸展出来。我们的太阳系就位于猎户臂的内侧，此时此刻，不要说地球，太阳系也显得如此渺小。我们真不敢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微小的一员，“仰观宇宙之大”，能真正诠释这句话内涵的恐怕只有“银梭号”的成员了。我们三生有幸地成为“银梭号”上尊贵的客人，才得以神游苍穹，徜徉 150 亿年时空，遥看地球的诞生，生命的进化，聆听物质创生的述说，观赏宇宙伟大的史诗般的进程。

我们游历星际，看到了最美丽的疏散星团——金牛座昴星团，一颗颗星子闪着淡蓝色的幽光，顽皮地眨着眼睛，又像训练有素的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恭候我们的到来，我们仿佛把头探于布满星光的天穹之下，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遥远星体显得如此亲切，因此我诗化地称它们为星子。我们还看到了北半球最亮的球状星团——武仙座 M13，点点璀璨如明珠，今夜星光灿烂。我们可以对每个星体了解得很透彻，根据光谱测定，就可以推断他们的元素组成，年龄阶段，在赫罗图上找出对应的温度和光度以及体积，再通过其行星的运动轨迹周期，推算其质量，计算其密度。可见，我们可以获得每一颗星的详尽资料，并列表记录并引以为豪，但过于科学的做法反而会淡化美感，妨碍我们感受美的存在。“平生失重宇，寻美自在行。”也许诺依曼船长所指的“美”就是超脱于世俗之上的空灵之美吧。

但我们飞近与银河系毗邻的姊妹星系——大麦云，小麦云星系时，意外发生了。克什维通知诺依曼船长，据观测，大麦云星系内的一颗大型恒星即将发生超新星爆炸，如果飞船不及时撤离，后果很严重。由于食物水源不足，我们不能前去更遥远的星系做长途跋涉了，只得匆匆调头，回到太阳系避难。可时间太晚了，超新星在瞬间爆炸，虽相隔不知多少距离，明亮的光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舱内的温度在上升，空气仿佛都在燃烧，超新星抛射出的粒子与舱壁剧烈的碰撞摩擦，滋滋作响，火光不断。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无数巨大的石砾飞了过来，银梭号的机械臂已不够用，抵抗肯定是徒劳的，诺依曼船长来到驾驶室，决定亲自掌舵。“银梭号”上下升降，左右摇晃，穿梭在扑面而来的硕大石砾间，撞击依然不可避免，飞船颠簸不止，舱内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船员们屏息凝神，静静地观望，首长竭力做着深呼吸，我简直无法承受压抑的氛围，大口大口地吞吐着气息，希望飞船平安无事，盼望此难早点结束。忽听“银梭号”后部一声巨响，托尔赫叹息：“糟了，一定是‘银梭号’的尾翼被撞了。”船身更加剧烈的颠簸，很多人心发慌，想作呕，却又吐不出来，痛苦万状。我也感到身体上的极度不适，面色苍白，手脚颤抖。托尔赫已近古稀之年，哪里受得了这样的颠簸，感觉骨架就要散了，周身的血液汹涌激荡，好像要找个薄弱的地方如火山般喷涌而出。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承受，挑战生命的极限，不知道诺依曼船长那里究竟怎么样了。几分钟后，飞船停止了颠簸，诺依曼船长带着和往日一样冷漠镇定的表情出现了：“飞船已驶出危险地区。银梭号除了尾翼受创，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故障。克什维，你继续驾驶，尽早进入太阳系，抵达地球。”克什维领命而去，船舱内稍稍平静，经过这样的历练，我真有种从地狱来到天堂的幸福感，生与死的界限由模糊转为清晰。无言形容的激动从每个人的心中喷薄而出，汇聚成一股生的力量，在船舱内流淌溢彩。

一段时间后，船舱内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我望向窗外，那颗恒星的尸体已裹上了蟹状星云的五彩华衣，美丽绚烂。刚才的痛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切感受到宇宙神奇的造化——一种空灵之美。

(天坑事变——康首长重返地球)

出于补给食物水源、修复被损尾翼的需要，银梭号再次准确无误地落入天坑。到了坑底，h灯亮了起来，船员们出舱搬运物资，一切顺利地进行着。

突然，几声尖锐的枪声打破了天坑的宁静，首长立刻俯身在窗前，向舱外张望，灯光下有一队埋伏的人马。首长一惊，立刻明白了什么，抄起一把激核手枪，冲向驾驶室，我紧随其后。康首长冲进驾驶室，击毙了尚未反应过来的克什维，并与迎面相撞的诺依曼船长扭打成一团，我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扑了上去，和首长联手擒拿制伏了诺依曼船长。对于船上发生的变故，托尔赫面露惊色，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事先埋伏在坑底的武装人员冲了上来，押解着诺依曼船长下了“银梭号”。“银梭号”的船员已全部被歼灭，在首长和我的强烈要求下，托尔赫老人被释放。天坑壁上已凿出一条石径，我们沿石径拾级而上，踩到了踏踏实实的土地，见到了久违的地球光明，这一切太突然了，活脱脱像一场梦。

武装人员的队长见到诺依曼船长，第一句话却是：“陈国栋在哪？”诺依曼船长面露惊愕，然后瞬即恢复了以往的冷峻，“他想造反，被我处决了，你是谁？”“什么？你杀死了我弟弟？你这个万恶不赦的大魔头，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陈阿宇，陈国栋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当年陈国栋对我说他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后跟我告别，各走各路。临走前他发明了一种码文，有什么秘密情报可以通过电磁波发送给我，破解码文的密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某天我正调试探测器，恰巧收到了陈国栋发送给我的秘密信息，我和他已经很久没有互通信息了，收到后万般激动。幸好密钥的备份还在，我随即破解了码文，才知道原来他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上了你这条贼船，知道了太空中竟然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有一位叫诺依曼的天才掌控着太空中的生杀大权。陈国栋发给我的码文包含了银梭号的全方位资料，包括银梭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降落的天坑。后来我把‘银梭号’公诸于世，向美国宇航局陈述你的滔天罪孽，说一切的损失都是由一个叫诺依曼的人造成的。后来美国把你的地球兄弟一并枪决了，连你那逃亡到麦加的妻子都没放过。现在伊拉克的领土上已遍插美国国旗，所有油井都被封锁了。我率兵捉拿了你，把你押解到海牙法庭，你就耐心等待美国官方的审判吧。你狂妄复仇的同时早该想到今天的下场了，”陈阿宇咬牙切齿地说道：“并且你杀害了我弟弟，这笔血债你早晚要偿还的！”

“陈阿宇，你说完了吧，”诺依曼船长苦笑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曾经驰骋太空，叱咤风云，如今却落得这般地步。我是空中的霸王，却是地面的弱者，我可以胜天，却未能胜人。我遭遇横祸，没有完成我的心愿，没有保护好我的朋友妻子，连累了我亲爱的祖国，我死不瞑目！”船长叹了口气，转过头来对首长说道：“康首长，你还有你的任务，继续走自己的路吧。托尔赫是位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你们一定要善待他。‘银梭号’落在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理智科学地对待它，一定不要让它落入美国鬼子的魔爪。”这是诺依曼船长的最后一番话，之后他就被一行人押解着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茫茫原野，瑟瑟秋风，万代悲怆百年熠熠，一支苦曲千载悠悠。（“银梭号”暂由中方保管，尽管美方多次强烈要求将“银梭号”运抵美国，但中方不同意，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后来托尔赫向我们辞行：“感谢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要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梳理一下我纷乱的思绪。我曾经也想过，像陶公那样隐逸山林，纵情傲物，过着简单纯粹

的生活，也算一种福分吧。世间的名利荣辱，爱恨情仇只是过眼云烟，空留千年一叹。”首长和我无语凝咽，静静地站立着，目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回到家乡，首长和家人团聚了，那种激动之情不言而喻，那是一种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在临刑前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般的兴奋。心灵的火花跳跃碰撞，激动的泪水如泉水般四处迸射。

首长和我在一起总会忆起“银梭号”上的日日夜夜，想到那些该做却没有做，不该做却做了的事，总是愁肠百转，感慨丛生。虽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但个中苦涩却让我们沦肌浃髓，无法释怀。“看得开”人士所谓的镇静镇定，乐观达观，虽可用来安慰心灵，抚平创伤，有时候却等同于自欺欺人。

谈到诺依曼船长，首长说：“诺依曼船长是位伟大而又可敬的英雄人物，他有赤诚的爱国心，神圣的使命感和冷漠孤傲的性格。但他的人生是场悲剧，并且这出悲剧有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如愿以偿地回来了，却并不光彩甚至残忍可耻。每想到这，我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不堪承受的愧疚感。”首长仰天长叹，之后对我说：“欧阳星空，我们去美国打探一下诺依曼船长的消息。诺依曼船长可不是一凡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生命。”“悉听首长尊便。”

(十二)

(曼哈顿郊外的森林)

我们来到美国，四处打听诺依曼船长的消息，却未闻得半点风声。康首长不禁想到了当年美国处置萨达姆的情景。萨达姆本想像军人一样死在枪口下，但他难逃厄运，被捕入狱后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和折磨，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而自称高度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却默默地充当幕后杀手。最终萨达姆被套上黑袋，处以绞刑，也是美国一手操纵的。首长想到这，联想到诺依曼船长可能遭受的种种待遇，不禁心急如焚，行至曼哈顿，首长依旧一刻也不敢耽搁，被间不容发的形势驱逐得步履匆匆。但事与愿违，任何一阵风都没有刮来诺依曼船长的消息。

一天下午，首长心绪烦乱，无心工作，对我说：“曼哈顿郊外有一大片森林，我们到那里走走，散散心。”“悉听首长尊便。”我爽快地答应了。

步入翠色欲滴，流水淙淙的森林，首长的精神陡然高涨，血脉里仿佛注入了新的血液。脚下蚊蚋成阵，蠕虫低伏，蚂蚱跃动。林间鸟鸣像倾泻的碎玉，山溪一路高歌，溅起飞瀑。歪斜小径弯弯，似秋山微蹙的眉。若凝神细看，便会惊叹造物的巧思：一丛草、一棵树、一条虫、一只鸟，色与形皆灵动饱满，血脉贯通，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万千物种层层叠加，高密度地滋生、繁衍、更新、争竞，岁岁年年，永无止息。我不禁感叹：望远镜、显微镜和我们的肉眼分别掌管着宏观、微观和介观世界，帮助我们慢慢走，欣赏啊。

我们走累了，便坐在一桩潮湿的树墩上歇脚，首长拿出一块面包吃了起来。我抱膝而坐，听鸟语，闻花香。不一会，从树林后走出两位金发碧眼却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姑娘，远远地望着首长。首长冲她们招手：“过来过来，你们有什么事啊？”她们只是一味的看着他。其中较大的一位摇摇头，拘谨地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只是——”吭哧了半天，“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想为您做点事。”首长倍感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为我做什么事？就问她：“你能为我做什么事呢？”小女孩讲了：“我们想用手接着你掉下来的面包渣，免得落在地上浪费了。”首长听了，收起了笑容，脸色顿时凝重起来，这才注意到她们踏着一双破草鞋，不知所措的扭动着脚趾头。没想到在美国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曼哈顿这个创造原子奇迹的城市，还会有忍饥挨饿的

孩子，贫富间的差距竟如此悬殊。首长站起身，揽过孩子，把面包掰开分给了她们。她们忙不迭地道谢，很快离开了。

首长感慨万千，“难怪有人说，美国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但和其对抗的结果却如此惨烈，再豪迈的誓言也显得苍白无力。萨达姆败了，败得一败涂地；诺依曼走了，走得悄无声息，还有谁能与其抗衡呢？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还能维系多久呢？”

美国继曼哈顿原子计划后推出了曼哈顿核计划，每年生产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两三次。爱因斯坦曾预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石头。因为经历三战的洗礼，人类便会退回刀耕火种的洪荒时代，纵然发动战争也只能用石块相互投击了。宇宙的伟大之处在于用纯粹的物质创造了人类的智慧，但道德准则的圭臬需要人类自己去建立，我们为宇宙自然感到骄傲，也应让世间万物以我们人类为自豪！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美国玩得过火了，走火入魔了，世界核危机的大钟已指在 23:58，而二十四点就是人类要面临的世界末日。

我不禁神归“银梭号”，想起托尔赫老人，想起诺依曼船长，天坑中和首长联手擒拿诺依曼船长的场景历历在目。当各种情感发生了矛盾冲突，一种情感遮蔽了另一种情感时，有情看似无情，这也算是一种悲情吧。

我抬头看天，目光在青天片云间游移，现在知道诺依曼船长的人也该不少了，可有谁会在仰望苍天时想到这位外表冷峻、内心炽热的英雄呢？伴随着一声穿云裂石的轰鸣，鹞鹰在层林上空滑翔而过，用犀利的双眼窥伺下界的猎物，定睛细看，鹞鹰的后方，在晚霞之间，有一个小黑点映入眼帘，由远及近越来越明晰了，一只孤雁背起一轮正赤如丹的红日，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了万里碧空一银梭的无限风情。

我回想起了银梭号里的那行字：“平生失重字，寻美自在行。”突然，一个想法滑过脑际，我收住了脚步，如雷打般地定在地上。重“字”？康翔“字”？陈阿“字”？而“平生失重字”不正是诺依曼船长悲惨结局的真实写照吗？一个纯粹的巧合？一句神秘的偈语？命运真得太爱开玩笑了，诺依曼船长看透了“寻美”的双层内涵，却未能领悟“失重字”的第二层含义。康首长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举动，我也把刚才所想告诉了他，首长喟然长叹。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走到了森林的尽头，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落，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前方延伸出一条金色的路，夕阳的余晖洒满归途。

# 墓影疑云

作者：牛力

(一)

开篇词：雾失先灵，月迷神异，寒山望断无归路。新星烁，仙亮剑，芳华谢尽武林巅。西风吹皱东风乱，暗波涌，方恨无舟楫，雨敛彩虹见。

朝毕，张柬之对狄仁杰说：“狄公，今日怪事频频发生，子虚州境内传闻有蛊魂草，这种草可以勾魂摄魄，让人迷失本心，为虎作伥。邻州的乌有县也流言四起，村中闹得沸沸扬扬，说是盗墓者进入芒碭山，盗掘高宗墓葬。若此传言属实，那便是先帝失柩，影响可就大了。”狄公应道：“对啊，此传言直接危及江山社稷，一旦先陵受创，将王纲解纽，礼乐崩坏，后果不堪设想。”

正说间，有人来报皇上召见狄大人，狄仁杰走进殿内，礼毕，武则天问道：“最近芒碭山高祖陵被盗一事，狄公可有耳闻？”狄公对曰：“臣听闻此事，寝食难安，只是我想问陛下——”武则天说：“有事但问无妨。”“陛下可知高祖陵的真实位置？”“怀英啊，”武则天叹道：“先祖陵本为绝密之事，修陵人及殡葬人皆要在封棺之前入土陪葬，直到坟陵位置并侥幸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今事隔几十载，更是无人知晓。如今谣言鹊起，我也难辨真伪。特诏你前来查察此事。”狄公唯唯而退：“臣谨遵圣谕。”

狄公领命于危难之间，一日不敢耽搁，带上李元芳和千牛卫火速启程。李元芳问道：“狄大人，蛊魂草早已失传，怎么近日又复出江湖？真是匪夷所思，乌有子虚一带风头正紧，这会不会是别有用心者精心设计的圈套？”狄公笑曰：“这潭水很深，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狄公一行人来到乌有县，县令孙守臣出府百里相迎，毕恭毕敬，礼待有加。孙守臣把传闻之事道于狄公，狄公说：“此事万分蹊跷，我明日便要行至村野，然后深入芒碭山考查，你可否陪本阁同去？”孙守臣立刻对曰：“卑职舍命相陪，不敢有违。”狄公笑道：“好好好。”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芒碭村，已日薄西山，暮色降临。突然发现村口的石碑上竟荧光闪闪。狄公走进细瞧，竟是一群蚂蚁爬行蠕动，摆成字形“今夜子时，天仙临凡”。绿蚁成字，赫然入目，众人不禁啧啧称奇。

元芳近趋道：“狄大人，蚂蚁爬成字形且泛着绿光，黑夜可视，真乃一大奇景，莫非真是天仙临凡的征兆？”狄公面色凝重道：“元芳啊，我从不信鬼神之事。”元芳对道：“狄大人，鬼神之事，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狄公问孙守臣：“这块石碑上原来刻的是什么？”孙守臣答曰：“原来刻的是芒碭村三字，不知何时变成这般字样。”狄公从石碑上捏下一只蚂蚁，打量许久，此蚁蠕动不止，通体透亮，幽幽荧光，如玛瑙雕琢而成。又凑到鼻端闻了闻，先是一惊，继而微微一笑，把荧蚁弹了出去，对左右说：“我们继续赶路吧。”李元芳问道：“狄大人想明白了什么？”狄公道：“没有，我只是觉得今夜子时必有一出好戏。”

夜色渐深，犹如浓墨渲染；月皎星华，俯察百代过客。狄公一行人看到前方几户人家，灯火通明。走近后发现屋中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狄公和元芳、孙守臣走进屋子，问道：“我们是过路的官客，今夜可否在此借宿一宿？”其中一人朗声应道：“家中恰有几间空房，几位官人但住无妨。今天倒是有件怪事，一位跛脚道人化缘后给我一面铜镜，说是时运宝鉴，可预知天意。我当时没在意，可后来对镜细看，镜里照不见人形，却隐约可见一首诗，官人不妨一看。”狄公接过镜子念道：

“混沌初辟阴阳生，三界蒙尘人界殊。”

“子时星见夜如昼，遗苗降世仙人出。”

“又是子时——”，狄公喃喃自语，拈须沉思，忽然转身问元芳：“现在子时还有多久？”李元芳答道：“就要到了。”正值此刻，门外人声鼎沸，喧哗不休。狄公走出屋门，抬头望眼，不禁大吃一惊。天空中高悬的一颗明星灿然夺目，灼灼光华照亮了半边天，宛如白昼。明星周围的群星仿佛被刺痛了眸子，黯然失色，俯首称臣。元芳惊问：“为什么这颗星陡然间变得如此明亮？”狄公叹曰：“我只精通医术，对天文知之甚少。空中群星分为紫薇垣、太微垣、天市垣及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四大天官，一个天官又有七宿，因而合称三垣二十八宿。至于星象骤变之事，我并不了解。”“难道——”李元芳正欲发话，刚才那位户主老赵惊叫起来：“天哪，镜子里的字变了。”

“啊？”狄公急奔过去，拿过镜子仔细端详，精致的花纹丝毫未变，镜子里的诗变了，并且影影绰绰，时隐时现，亦幻亦真。狄公问老赵：“镜子一直在你手里？”“当然了，镜子一直在我手中。”狄公对镜念道：

“适逢今夜遇新星，天仙临凡万物苏。”

“黑衣白帐龙虎门，幽冥蛇穴拔毒株。”

“这首诗一定意味着什么。”狄公自忖。

## (二)

翌日，晨光熹微，狄公早早醒来，整装待发，要深入芒碭山，探明高祖陵墓。孙守臣拜见狄公说：“狄阁老，卑职这几日公务繁忙，案牍劳形。且卑职对芒碭山也不熟悉，进山后恐无助人之力。望狄阁老恕卑职失陪之罪。狄公笑扶孙守臣起身：“不愧是曾泰的门生，勤政廉洁，回去处理公事便是，何罪之有？”孙守臣面露惑色：“狄阁老怎知我是曾泰的门生？”狄公笑曰：“曾泰经常在我面前提到你。”孙守臣忙作揖道：“卑职微名何足挂齿，卑职告退——”

狄公一行人进入芒碭山，心中无底，狄公邀户主老赵做向导，老赵声称自己有足疾，拒绝了邀请。狄仁杰便另找一村民同行。

进山途中，道旁草窠中零零散散的遗留着碎瓷片、碎陶片和一些锈迹斑斑的铜板，据铜板上字样及瓶底印章可推断出这些物什为高祖遗物。狄公正要捡起一片碎瓷片，身旁的宋四伯惊呼不可：“狄大人，这些东西不能碰，旬月前有村民曾目睹了一批来历不明的人进入芒碭山，以后就再也没出来，前几天，山径上莫名其妙地多了这些高祖年间的古物。村中一小女孩见道旁一块白璞玉璧，巧幸落入草丛中没有破损，且内外澄澈，净无瑕疵，实属世间难得之宝。小女孩把玩玉璧，爱不释手，便带回家中，不料次日暴疾而卒。村里人都说高祖阴魂不散，这块玉是招邪的祸水，应早日扔掉。曹大叔便鼓足勇气把玉璧丢进村边的河沟里，谁想到第二天却也死了。村里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些遗物就再也无人碰过。”

李元芳从旁劝道：“狄大人，我也听几个村民说到此事，还是小心为妙。”狄公迟疑片刻，叹道：“也罢。”收回即将触到碎片的手。起身前行，对李元芳道：“若高祖陵传闻是假，假的就一定有破绽，而我刚才与线索近在咫尺，却徒叹奈何，可惜啊。”李元芳道：“近日怪事频发，不能不小心谨慎。”狄公诺然。

却说芒碭山方圆六百里，树林阴翳，怪石突兀。并且山雾弥漫，氤氲雾气绵延数百里。此时入山，即便资深老者也莫辨东西，走出芒碭山难于登天。

狄公等人渐入深山，途中坎坷不消多说，正是：

壁立千仞嶙峋处，猿猴欲渡愁攀援。

虬枝横斜巨蟒挂，乱草丛中虫豸潜。

劲风骤起栗深林，茫茫百里芒碭山。

寻得石径拾阶上，左右顾盼心犹寒。

一行人历尽艰辛进入山中，不料山腹气候复杂多变，殊难预料。清晨还阳光普照、山体明朗，午时却重雾突现，隐匿山头，环围之峰如在缥缈云里画里。宋四伯也不识路径，引路行走半日却

又回到原处。宋四伯叹道：“此等浓雾，神仙也未必出的去，不如就此扎营，歇息一宿，明日动身不迟。”

狄公见天色渐晚，环顾四周却是：

雾漫重峦盈旷野，肠断葳蕤枯松径。

日斜西岭开烟树，环伺群壑倏已暝。

便对众人说道：“那就依宋四伯之言，在此扎营。”很快白帐搭起，成众星拱月之势。晚间，狄公和李元芳走出中军帐，仰望夜空，如同探头于布满星子的穹庐之下。李元芳指着昨夜爆发的新星说道：“狄大人，昨夜明星依旧璀璨夺目，华光烁天，真乃人间胜景。”

“是啊，此情此景，人间能得几回有？哦，对了，元芳，你昨晚好像要说什么，被老赵打断，现在说来听听。”李元芳淡然一笑：“狄大人记性真好，我想到了能够推算洛河涨落，策划神碑献异的袁天罡，天下竟有此奇人。不知他的天文历法学识能否推算出天体的运行演变？”狄公道：“世间奇人相继，一切皆有可能。”李元芳接道：“卑职随口说说而已，袁天罡已经作古，提他也无用了。”

正在这是，有千牛卫来报：“帐外有个披黑袍、戴面具的人要见狄大人和李将军。兄弟们不许，他却打将进来。张环李朗举棒相迎，被他一掌一个打翻在地，挣扎不起。”“啊？元芳，快去看看。”正要移步之际，只听“哈哈，不用了，我已经到了。”声如洪钟，好似平地起了一声焦雷。一人从天而降，展开黑袍犹如双翼，腰间悬挂一剑，飘然落地。正是：

阴气沉沉染霜重，襟袖飘飘御风轻。

神出鬼没来无影，行化如仙去无踪。

异纹遮面蔽真容，黑袍护体冷剑寒。

深潭如鉴波澜静，穴底急湍索命还。

狄公心头一紧，问道：“你是谁？”“狄大人难道不认识我？昨夜星辰骤变预示着我的降临。就问狄公聪明绝顶，可否联想到镜中之诗？”“我虽不认识你，但现在的场景让我想到了‘黑白账龙虎门’。”“狄大人果然聪明，久闻李元芳武功天下第一，我要和他比试比试，只为切磋，绝无恶意。”李元芳就在旁边，朗声喝道：“比就比，不管你是人是仙，我先挫你锐气。”说罢挺身而出，诗云：

披坚执锐幽兰剑，平地云靴冲天冠。

眉宇英气凝重义，长身傲立瞰群贤。

蛇灵双煞刃下鬼，铁手十客魂归天。

临阵枭首如探囊，刀光剑影阴阳关。

黑袍蒙面人冷然一笑，抽出长剑，寒气袭人，“李元芳，出招吧。”李元芳飞身跃出，斜将刺去，刹那间感觉到剑锋仿佛受到千钧重击，一股恶浪般逼人的气势席卷而来。元芳感到胸中好似邪火中烧，烈烈灼人，五脏俱焚，血气上冲，“哇”的一声，喷血斗升，手中的幽兰剑已飞至十丈开外。李元芳手中无刃，心中惊悚，强睁双眼，却眼前昏花，本能地向后奋力跃去，不料双腿一软，扑倒在地，剧痛之余隐约感到右手手腕已折。

狄公愕然失色，忙令张环、李朗将元芳救回。若依黑袍人的速度与力道，十个张环李朗也无计将元芳救回。那黑袍人却收剑伫立，任由二人把元芳搀起扶回。然后空气中回荡着令人惊悚的声音：“李元芳不过一凡人耳。”字音之重如山岩崩落，撼人心魄。狄公气色稍舒，问道：“你是何方神圣？”“上古神仙，移形大仙。”狄公问道：“何谓移形？”黑袍人笑道：“移形即易容，你把我想象成谁，我就是谁。我可以是你——”说罢摘下面具，所显恰是狄公容貌，狄公浑身一震，打了个激灵。黑袍人又戴上面具说：“也可以是李元芳——”言毕取下面具，所露面容与元芳无异，狄公又一震，瞠目结舌。黑袍人再次遮上面具，说道：“也可以是张环——”话音未落，拿下面具，狄公仔细端详一番，再熟视身边呆若木鸡的张环，竟分毫不爽。黑袍人戴起面具，大笑道：“记住我，移形大仙。”余音未散，一闪而逝，如风如烟。侍卫李朗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狄公目光滞然，同石像无异，不禁轻唤：“狄大人——”狄公猛然回神，如梦中初醒。

(三)

插曲一：

昏暗岩穴中，“大哥，我已吩咐小的准备停当，专等狄仁杰上钩。”“哈哈，好，贤弟做得好，我们已撒下天罗地网，一旦狄仁杰入彀，立即收网。”“是，可现在山雾弥漫，不辨山路，狄仁杰能找到这吗？”“放心吧，狄仁杰早晚会找上门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哦，对了，让王豹在次墓室等着，伺机出动。”“小弟自有安排。”

插曲二：

子虚州境内，“林贤弟，最近准备得怎么样了？听说你被免官后加入了绿林邦。”“没错，林某自遭弹劾被罢免后，退隐江湖，反武之心与日俱增。后来加入了绿林邦，邦中兄弟个个都是血誓倒武的英勇死士，邦主麟虺是背负上乘武功的流人之后，功夫奇绝，长于谋略。崇大人选择与绿林邦合作，不失为睿智的选择。如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请崇大人借我五十精兵，足以成事。狄仁杰死后，我们共举反武旗帜，大业可图矣。”“林贤弟深谋远虑，我自叹不如，好，我就借你五十精兵。”“多谢崇大人。”

插曲三：

子虚州府内，“崇大人，迄今一切都如愿进行。”“孙守臣，千万不能小觑了狄仁杰。狄仁杰慧眼如炬，城府极深，难道没看出你的野心？”“崇大人，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投在曾泰门下，是曾泰的得意门生，而曾泰又是狄仁杰深信不疑的人。我在狄仁杰面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何况我的计划又在狄仁杰的计划之中，可谓计中计，计生计。狄仁杰能看出什么破绽？”“你先赢取狄仁杰的信任，再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真是高明。”“哈哈，变调的尾声定让狄仁杰措手不及，束手就擒。届时狄仁杰一死，我们里应外合，雄踞两州，然后打出反武旗帜，天下云集相应，大事可成。”“好，可惜刘金死得太早，看不到这一天了。”“是啊，你我同为刘金名单上的人，自当戮力同心。对了，崇大人准备如何？”“早已秣马厉兵，就等你的消息了。”“好，崇大人就静候佳音吧。”

(四)

却说黑袍蒙面人消失后，狄公看到地面上有一轴状物，捡起来看是牙签玉轴。展开卷轴，卷首一行金字赫然入目：“深山迷雾困狮旅，仙人指路卷轴图。”卷上标明四向，为详尽的山路图，且在一处注有“高祖陵”。狄公一惊，掩卷沉思，宋四伯说道：“狄大人，好像我们的行踪完全处于黑袍蒙面人的掌控之中，并且他应时而降，行化如神，莫非真是上古仙人？”狄公道：“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荧蚁成书、时运宝鉴、新星爆发、黑衣白帐，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浓雾不散，狄公恨不得有柄利斧劈开大雾，却见：

浓云深处不知处，试问归期未有期。  
绵绵白练笼腰身，万点峰头玉钗尖。  
裹素披纱冷峰隐，飘渺画轴云中见。  
无可奈何雾恋山，仙人指路方可辨。

李元芳伤势有所好转，问狄公奈何。狄公道：“我们姑且按卷轴上所示行路，找到高祖陵。”元芳惊问：“此图怎能轻易相信呢？”狄公道：“我是说姑且一试，如果移形大仙真要杀我们，昨夜可直截了当，何必留下地图，诱入伏击圈再将我等杀害？这般劳神费力，岂非多此一举？”宋四伯对曰：“狄大人说得对，现在除了冒险尝试，别无他法呀。”张环也应道：“是啊，李将军，

若在山中逗留，必将影响士气。”李元芳叹息默许。

狄公一行循着图中路径，来到一扇石门前。狄公命千牛卫摆开盾牌阵，让张环、李朗上前撬开石门。石门忽然中开，乱箭射出，流矢如蝗，幸好盾牌蔽体，伤亡无几。飞矢之后，从洞中走出一拨壮汉，打头阵的豹头环眼，面目狰狞，厉声叫道：“狄仁杰，这么快就送上门来，我们还没做好接风洗尘的准备呢。”狄公笑道：“那就不用劳你大骂了。你是谁？你的幕后主使是谁？”为首的狂笑道：“我叫王豹，至于第二个问题，你没机会知道了。”说罢身后的大汉如狼似虎的扑上前来，刀叉并举，斧钺无情，与千牛卫杀得昏天黑地。千牛卫本是皇家卫队，战斗力之强不需多说，这些野汉却也个个身手非凡，慷慨赴死。激战约半个时辰，千牛卫全歼敌人，但伤亡惨重，八大军头四人受伤。

稍事整顿后，狄公一行进入洞穴，却如雷打般的定在地上。只见洞内金碧辉煌，穹顶用金箔镶嵌，流光溢彩，四壁珠光宝气、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正是：

耸云鹿台失宏阔，斗富达官见须惊。  
金银山辉交相映，玉碗斟满琥珀光。  
翠壁为墙锦为帐，玛瑙车载珠斗量。  
檀木悠悠扑鼻香，鸣钟冷冷传清响。

众人置身穴中，如临仙境，不禁有神怡体轻、羽化登仙之感。狄公暗想：久居于此，必消磨士气。打量四周，发现一块矗立着的玉碑周围的地面尤为光滑、明可照人，对元芳说道：“此碑经常移动，定是通往密室的机关暗道。”遂命张环李朗移开玉碑，露出一块活板。狄公大喜过望，打开活板，众士护拥狄公沿石梯而下，湿重路滑，小心翼翼。虽高举火把，但下方深不见底，漆黑一团。阴气重重，众军士竟像中邪般微微颤抖，神志迷离。狄公和李元芳不停鼓励将士，命令千牛卫互相呼喊对方的名字，把意念拧成一股绳子，避免阴气袭身。

终于抵达洞底，火把只能照亮一小片区域，前方望不到边界，隐约可见前面有个大坑，坑中有何物就看不清了。狄公一行正欲上前看个究竟，上方的活铁板哐当一声关闭。千牛卫赶紧护住狄公，生怕暗器难防。突然，前方坑顶射下几十支火箭，眼前骤然明亮，豁然开朗。前方大坑中竟是数十个泥俑。“士兵俑？”元芳惊叫道。大坑十丈见长，八丈见宽，数十个泥俑栩栩如生、造型逼真、排列整齐、杀气四伏。泥俑皆左手把扶长杆灯盏，右手持握弯弓大刀。灯盏的长铁杆插入泥土，灯盏内有灯芯和灯油，方才坑顶垂直射下的几十支火箭恰中灯油，燃起的盏盏明灯火光曳曳，照亮了黑魑魑的墓穴，驱散了几分邪气。

狄公和李元芳正诧异间，泥俑坑上方的一扇活铁板“哗啦”一声打开，垂下两根绳索，两人从天而降，眨眼功夫已立于狄公面前。狄公细细端详，见两人英姿勃发、气宇不凡，身披黄金铠甲，万不像贼首的模样。“没想到吧，神机妙算的狄大人竟然成了瓮中之鳖。千呼万唤始出来，失足误入毒蛇潭。”“你是什么人？”狄公镇定发问。“哼哼，一个快死的人需要知道这么多吗？”“那你对一个快死的人讲讲无妨。”“好吧，我们这个组织名为幽墓派，手下众多英雄好汉。我叫王茂，他是我弟弟王盛。”“仅凭你二人之力还杀不了我们。”“哼哼，”王茂一声冷笑，拍了拍手，坑中数十个泥俑陡然间复活，挥舞长刀，呐喊着相继跃出大坑，列成一字长蛇阵。个个虎背熊腰，威武非凡。坑中只剩点点孤灯莹莹闪烁，仿佛丛林深处群狼充满杀机的绿眸，燎灼着狄公等人的心。

王茂王盛挺枪冲上前来，张环李朗举棒迎敌，斗了数十个回合不分高下。姜山、冯河上前助阵，王茂大枪一挂，挺身奋力一刺，正中姜山的肩胛骨，使劲一拨，姜山扑地。王盛抽出身来迎战冯河，一记金鸡乱点头锁喉刺去，冯河立仆。张环见姜山冯河不幸身亡，怒从心生，挥棒向王茂打去，王茂侧身斜挡，张环竟一棒把王茂的金枪头打了下来。张环正纳闷一杆纯熟的金枪怎么如此脆弱，自己纵有扛鼎之力也不可能这般神勇。却见王茂举枪对准张环，张环大惊失色，枪杆竟是中空的。王茂大喊一声“着”，枪杆中喷出一条火舌，直扑张环面部，张环躲闪不及，惨叫一声倒地。狄公视之愕然，张环面目焦黑，五官不辨，惨不忍睹。王茂王盛联手战李朗，李朗一条杀威棒虎虎有声、万夫莫挡，王茂王盛却也非等闲之辈，金银双枪若合一手，金蛇狂舞，银蛟出

洞，上下翻腾，左右夹击，杀得李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李元芳不顾伤痛，飞出链子刀，刀头穿过王茂腹部，白刀进、红刀出，王茂毕竟是刀头舔血的宿将，强忍剧痛抽出短刀，削去链子刀头。元芳收回铁链，在空中抡了个圈，击中王盛后背。咣当一声护心镜碎了一地。王盛只觉血气上冲，眼前昏花，向后跃去，一个鹞子翻身，雁落平沙于十丈开外。李元芳一条链子刀逼退两大高手，足显其武艺奇绝。然元芳伤势过重，刚才两招大伤元气。王茂王盛见李元芳面色铁青，料定其为强弩之末。再度杀将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击落两人的双枪，王茂低头一看，双手殷红，虎口震裂，不禁大惊问道“你是谁？”黑衣人冷笑道：“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只需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那边垂着两条绳索，你们俩自缢还能留个全尸。”王茂大怒，挑起金枪，举枪便刺，黑衣人仗剑出鞘，信手一挡，剑锋正抵枪尖。黑衣人一甩腕，竟像劈竹篾般的把金枪从中劈成两半，顺势手起剑落。一系列动作弹指间完成，待众人回过神来，王茂已魂归西天。王盛见兄长惨死，火冒三丈，挺枪刺去，黑衣人一摆襟袖，打出一根攒心钉，恰中王盛心窝。王盛惨叫一声，化为春梦。众人看去，血泊中的王盛胸口插着一根十寸来长的银钉，泛着银色的光泽，绣上朵朵桃花，令人不寒而栗。

李元芳等人定睛细看黑衣人，不禁大惊，此人正是昨夜黑衣白帐龙虎斗的黑袍蒙面人。王茂王盛一死，敌军军心大乱，黑衣人乘乱以极快的速度出手，辗转腾挪，一把利剑闪电般呼啸着来回穿梭，转瞬间，几十名泥俑相继奔赴黄泉。黑衣人收剑，对狄公作揖道：“狄大人，昨晚只为比试武功，不料出手过重，伤了李将军，心中万分过意不去。”“移形大仙，哪里哪里，若不是大仙留下的地图指名山中路径，我们也不可能找到这里。若不是大仙出手相救，我们可能已经命丧蛇穴了。”“狄大人，现在天色已晚，并且幽墓派残留的散兵游勇可能半途伏击，我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不如让我带路，领你们走出芒砀山，再安营扎寨如何？”狄公微笑道：“那就有劳仙人了。”

行走约莫两个时辰，山坡上出现一户人家，狄公正要绕行，黑袍蒙面人说道：“狄大人，夜色已晚，不如在此依房搭帐，歇息一宿，明早起路不迟。”话语间，门吱扭一声开了，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白发老翁，狄公上前搭理道：“老人家，你怎么独自一人住在孤山之中？”老人答道：“我本来和儿子相依为命，住在此山中，谁想儿子在一天砍柴时坠崖身亡，我从此便无依无靠，在山中开垦了一块菜地，种点蔬菜充饥。不知你们来自何处？到山中有何贵干？”“哦，老人家，我们是朝廷派来的，到山中调查山贼一事，今晚想在此依房搭帐，住宿一宿，不知可否？”

“行，我孤独了这么多年，没人陪我，我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今晚你我在山中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你们搭帐便是。”“多谢老人家。”

十几个帐篷很快搭起，众将士伤痕累累，痛病交加，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相互枕藉卧于帐中，不久鼾声如雷。半夜有人大叫：“有刺客”，惊醒的人慌忙钻出帐篷，点燃火把，环视四周，想看个究竟。黑袍蒙面人道：“两名刺客已经被我杀了，估计是幽墓派的残孽。大家没什么事吧？”众人相互询问，只有狄公和李元芳被飞剑所伤，其余人安然无恙。可是飞剑涂有剧毒，狄公验伤后叹道：“此毒为火离毒，又名子午毒，不出半个时辰，我便浑身发热，痛不欲生。”“啊？那怎么办？有什么草药可以解这种毒？”黑袍蒙面人急问道。“只有一种水蔓草，不知山中可有。”“你说一下这种草的形状气味，我马上进山去找。”“哈哈，”白发老人翁道：“不用找了。真是凑巧，你说的水蔓草我就有，以前我儿子曾用此药疗伤，我便留了一些。”“老人家，快拿来看看。”黑袍蒙面人催促道。老翁拿来草药，狄公搓碎后观其颗粒，近嗅其味，大喜道：“正是这味药，快把它煎制成两份汤药，应该来得及，多谢老人家了。”不久，老翁煎好两服药，黑袍蒙面人端来让狄公和元芳服下。狄公和元芳服下，却目光迷离，如痴似呆，众军大惊。

黑袍蒙面人仰天长笑道：“狄仁杰啊狄仁杰，你算来算去也逃不出我的魔掌。”话音刚落，狄公和元芳却已恢复常态，狄公笑道：“可笑贼子，我狄公从来没有失算过，你的全盘计划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从一开始，你的每一步行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怎么可能？”“看来我还需要跟你细细解释，蛊魂草的谣言就是我派人传出去的，后来你千方百计的打听到这种草，并找到了炼制蛊魂药的白发老翁，也就是他。”狄公指了指身边的老翁，老翁颌首微笑。“由于蛊魂草

药只能趁热并且自愿服下方能生效，你便和他策划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你冒充仙人，先展示强大的实力，然后暗中帮助我们，在蛇穴救了我们，自以为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后来你就利用我们的信任将我们引到此处，自导自演了一场幽墓派残孽行刺的骗局，最终让我们喝下了你心目中的蛊魂草药。可是，白发老翁是我的内应，帮助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你自认为每一步走得都很顺利，实际上却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渊藪。”黑袍蒙面人叹道：“狄仁杰，你真是太可怕了，我真后悔跟你斗。不过在这个距离上——”黑袍人想要拔剑，不料关节僵硬，血流凝堵，如同金丝缚身，动弹不得。“我忘了补充一点，蛊魂草的形状和气味与火离毒的解药水蔓草类同，你就利用这点设下以药解药的骗局。可你万万没有想到，利用蛊魂草的人是我而不是你。白发老翁平日里在你的饭菜中下了一种慢性毒药，此毒积聚在五脏六腑，不会发作。可是一旦有蛊魂草气味的强烈刺激，积留的毒便会发作，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黑袍人痛得龇牙咧嘴，切齿说道：“狄仁杰，没想到你用如此阴险的手段对付我。”“说到阴险，你是我的老师啊。你这次行动一定有援兵吧，并且他们肯定就埋伏在附近。我之所以留着你，就是把你当诱饵，钓出一串大鱼。”“没错，狄仁杰，你说得很对。不过你知道我是谁吗？”

狄公一把揭下黑袍蒙面人的面具，露出的竟是乌有县户主老赵的面容，众人惊诧不已。“果然是你，移形大仙就是老赵。”“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在镜子上做了手脚，当我拿到第一面镜子时，在镜柄上按了一个朱泥印。但我拿到第二面镜子时，虽然镜子的形状花纹与第一面一模一样，朱泥印却不见了。朱泥印牢固性很强，不会轻易脱落，我问你是否一直持镜，你言之凿凿的说镜子一直在你手里。我便断定，镜子一定被掉包了，并且你就是某个神秘组织的一员。”第二天，我要进山，邀你做向导，你声称自己有足疾，借故推诿。据我观察，你体格健硕，行走如风，不可能患有足疾。就在这天夜里，你以移形大仙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已经看破了我的所有骗局？”“可以这么说。萤蚁成字，蚂蚁一定被你用一种能发光的液体浸泡过了。”“没错，是荧光液。”“然后你在石碑上按字形抹上蜂蜜，蚂蚁嗅着蜂蜜自然爬成了字形。你那天晚上的易容之术，不过是在你的真面目上依次贴上张环、李元芳和我的人皮面具，然后从外到内一层层揭下，如果我当初指定人员或是顺序，你就露馅了。雕虫小技如何能瞒过我的双眼？”“狄仁杰就是狄仁杰，天下仅此一人。你难道就不奇怪为什么我的一举一动都与天时气象结合的天衣无缝吗？”“应时而动，定有高人指点。”“没错，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袁天罡的徒弟方地煞。”“方地煞现居何处？”“哼哼，我不会告诉你，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李元芳怒喝道：“你这逆贼，死到临头还嘴硬，看我用刀撬开你的嘴。”“哈哈，恐怕死到临头的是你们吧。”

正说间，不远处的石屏后杀出一队人马，喊声雷动，杀气腾腾，迅速包围了狄公一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最里层的杀手屈膝半蹲，搭箭上弦，摆成弩机阵。

围攻人群为首的紫髯如吴帝，怒目似钟馗，持刀旁立。狄公环视一周，竟然看到了孙守臣，周身一震。孙守臣大笑道：“没想到吧，狄大人，你被我蒙住了双眼，你的如炬慧眼哪去了？你为我设计的弩机阵果然厉害，一机九发，扣动机巧可二次发刃。可惜你看错了人，我就用你设计的弩机阵送你归西吧！”狄公道：“我倒想知道那位持刀的首领是谁？”那人朗声应道：“我是林彪，曾经为官，辞官后成为绿林邦的副帮主。快放了我们的帮主蟒虺。”“哦？你们帮主在我手上，我可以随时要了他的性命，孙守臣要放箭也得经过你的同意吧。”蟒虺叫道：“好兄弟，不要管我，我已身中剧毒，你们赶快杀了狄仁杰，我死而无憾！”说罢咬舌自尽，殷红的鲜血从喉中喷薄而出，化成一道长虹。林彪见帮主已死，悲愤交集，大吼道：“给我放箭！”孙守臣一挥手，乱箭穿空，倒下的却是绿林邦的兄弟。只剩孙守臣和二十名弩机手安然无恙。“哈哈，狄大人真是神机妙算，弩机阵采用的箭是两头削尖的利刃，扳机左扣，向前发射，扳机右扣，向后发射。训练时掩人耳目，关键处一招制敌，真可谓高明之极！”“还是守臣瞒天过海，调度有方啊。”谈笑间，孙守臣脸色陡变，如阴云密布，冷笑道：“狄大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并且是致命的失误。”狄公惊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狄大人还不明白？我的计谋是计中计。其实我和子虚州太守崇文岁都是刘金名单上的人物，倒武之事蓄谋已久。我投到曾泰门下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我的全盘计划也完美的融合在你的计

划之中，很难发觉。刚才除去绿林邦也是我想要的，林彪和蟒虺皆是功夫奇绝、城府极深的人，和这样的人合作我怎么能放心呢？不如除之而后快。” “好一个阴鸷歹毒的计划！我竟然没看出来你的狼子野心，真是糊涂啊。” “我稍事伪装就躲过了你的怀疑，你狄仁杰不过是浪得虚名！二十名弩机手已二次上弦，箭箭直指你的心窝，而你的手下不过是些残兵败将。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了！哈哈！” “你这个衣冠禽兽，我狄仁杰竟会死在你的手下！” “狄仁杰，我也不跟你废话了，送你走完最后一程吧。”

孙守臣正欲号令放箭，立于狄公身旁的李元芳怒眉高挑，握剑在手，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汇聚周身气力，大喝一声，飞身跃起，辗转一周，幽兰剑呼啸着急速飞驰，在空中划出一道血色的弧线。孙守臣只觉闪电刺目，雷霆乍起，手不能举，足不能立。刹那间十根魂柱折断了九根，回过神来，二十名弩机手已齐刷刷扑地，脖颈上均开了道一寸来长的刀口，血流如注。李元芳本身受重伤，但其天生神勇，英雄肝胆，危难之际便能天赋神力，挽狂澜于即倒，系大厦于将倾。再看元芳此时元气耗尽，倒在地上，双唇一翕一合，气若游丝。狄公疾步前趋，扶起元芳，紧紧相拥，泣不成声，喃喃呼唤道：“元芳，元芳——” 李朗扬起杀威棒，朝惊魂甫定的孙守臣劈头打去，孙守臣登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白发老翁煎了味补药予元芳服下，元芳神色稍舒。

回到京城后，李元芳日渐康复，崇文岁伏法。狄仁杰上书乞骸骨，归隐田园，逍遥世外。

